

主後一九二三年

張文榮

# 路得改教紀略

上海廣學會印

[

THE LIFE  
OF  
MARTIN LUTHER

BY

Rev. YOUNG J. ALLEN, D.D.

---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SHANGHAI:  
1923

馬丁路得小像



*Chang Wen Jung*

CHANG WEN JUNG

我今孤立於此無他求

但求上帝保護亞孟

# 路得改教紀略目錄

美國林樂知譯

- 第一章 總引大綱
- 第二章 未改正前教務情形
- 第三章 路得早歲情形
- 第四章 在安福德讀書情形
- 第五章 路得爲修道士情形
- 第六章 在韋登盤時情形
- 第七章 游羅馬情形
- 第八章 改教之始基
- 第九章 教皇赦罪之事
- 第十章 辯駁大赦之非
- 第十一章 在羅馬受敵情形

路得改教紀略 目次

MG  
B979.951.6  
2



3 1771 7354 3

第十二章 在奧斯維爾情形

第十三章 救靈婉勸情形

第十四章 焚燬教皇論旨情形

第十五章 完畢斯大會情形

第十六章 在槐盤堡情形

第十七章 回暹登盤情形

第十八章 路得娶妻家境

第十九章 新教定立情形

第二十章 路得臨死情形

第二十一章 路得品行功夫

第二十二章 印度亟宜維新

第二十三章 振興維新之法

# 路得改教紀略

## 第一章 總引大綱

這本書起初是印行在印度國。意思是要用歐洲維新改教的路得作東方各國維新人的榜樣。東方如今的政教風俗，與泰西當初的情形相仿。各方未曾通商的時候，東西並無往來，各信各的教，各隨各的俗，毫無疑意。及至彼此通商之後，於是泰西各國政教的文明，風俗的純樸，規矩的美備，漸漸顯在人的面前，這纔知道人家的長處，自己的短處。從此各人就生了一種奮勉前進的心。到如今東方各國一切明理的人，沒有不因為自己本國的政教風俗腐敗嘆息，並覺着有不能不改良的。就如同已經坍塌的房屋，沒有法子修理，必須重新再造一樣。

路得生在四百多年以前，乃是日耳曼部落中薩克森邦的修道士。他因為看見羅馬教法愈傳愈亂，愈與基督教的真道相離，於是出頭奮不顧身的與羅馬全教會的人相持，創論改正羅馬的教法和復興基督本教的新說。經歷了千辛萬苦，百折不回，勇往直前，至終能拒絕舊教，改立新教，成爲千古維新的大偉人，並成爲今日耶穌教會的始祖。自古至今泰



西維新的大事蹟，當推路得改教的事爲第一。因爲路得所成的功，與世道人心大有益處，可以說是基督降生後惟一的大功，無怪古今各國的人都口皆碑，互相稱道。

古來世事的變遷，大概關於國政或國會的居多。至於路得當日改教維新的事，乃是關係世人的道德、民生的教化，使人去虛假尚誠實，離污穢成聖潔，修明聖經的寶訓，規復基督的教法，都是藉着路得變教的大功而成。東方各國的人民已經被舊教舊俗網綁很久，沒有改革君盼望。幸而有路得出來，提倡維新，各人照自己所知道的文明，自新新人，這樣路得當日維新的功績，必能再見於今世。

現今天下所傳的基督教共分三種！一是希臘教，就是當初的東羅馬教；一是羅馬教，就是當初的西羅馬教，也就是如今在中國所傳的天主教；一是改正教，西國話是波羅特士坦教。譯出來就是當着衆人明明的拒絕，不承認羅馬教的意思。這個就是路得當日所改的新教，也就是如今在中國所傳的耶穌教。

看這本書所記載的，就可以知道改正教，就是耶穌教的來歷。也可以知道改正教與羅馬教，就是天主教的分別。兩教分別的地方，條目很多，總起大要緊的意思來，可以分成幾樣。

記在下面：

一論得救的道理。羅馬教說藉着功勞得救。改正教說仗着信心得救。主張前一個說法的。想我們謹守耶穌的遺訓，就應當行善立功，藉着得救。若單靠一個信字，是得救之道，豈不要攔阻人的善心麼？主張後一個說法的，以爲我們所說的信就得救，乃是本乎聖經，並不是說得救單靠信心，乃是因爲信乃稱義的根，成聖的源頭，萬善的起點。人若真能信主，自然就要生出善心。不但自己行善，也必要勸人行善。善功不過是信主的證據，若單靠自己的善功，使那行善的心，並不是由於信主發生，這樣的善心，怎能長久不變呢？

一是赦罪的道理。羅馬教說靠教皇赦罪。改正教說靠主赦罪。主張前一個說法的，說耶穌當日派使徒傳教，特賜赦罪的權柄。約翰二十章三十二因此，凡是主教都有赦罪的權柄，何況爲教皇的呢？主張後一個說法的，說惟獨上帝纔有赦罪的權柄，世人怎能僭妄行使那樣的權柄呢？惟獨耶穌纔有贖罪的恩典，世人怎能自贖呢？若單靠告解認罪，克己受苦，禁食自責，捐錢贖罪，以爲是赦罪之道，豈不是妄奪上帝的權柄，辜負耶穌的恩典麼？

此外對於聖經也有大不同的一端，羅馬教不許人讀聖經。改正教勸人常讀聖經，不許讀

聖經的，以爲聖經中的道理深奧難測。平常人讀了，容易誤解。差之毫釐，謬之千里。未免無益反而有害。因此不如不許人讀。若使衆人專聽教皇的諭旨，主教們的訓詞，令人有所遵從，可以不致於爲聖經所誤。勸讀聖經的人，以爲聖經乃是世人的光。讀了可以令人心裏更加明透。事事可以按聖經的教訓定規可作與不可作，就不致於誤入歧途。

以上這幾件，乃是兩教分別的大根本。至於其餘一切聖事的不同，教規的出入，都是這幾件的枝葉。讀這本書的，既然明白兩教分別的起源，於是可以用以辨別真假。擇善而從，不善則改，是所甚盼。

從來去舊更新，必要經過多少險阻。古時人過去的事，可以作後來的鑑戒。何況東方各國，幾千年牢不可破的敗俗，一旦革除，守舊黨人必要竭力阻止，乃是一定的事。凡維新的人，必須效法路得，是非已經分明，就可以先從本身作起，然後推及別人。凡事遇難能忍，立志堅固不搖。凡關於真理的事，靠主的力量一定可以成功。

所以今日維新的人，當先考查舊政舊教舊俗是可行的不是，用真道作準則，合乎道的保存，不合乎道的改革。東方各國也如同西方各國，西方有位路得，東方就沒有路得麼？主說

看果子可以知道樹，試看自路得改教以來，這四百多年之內泰西各國的情形，就可以見出維新乃是一天也不可以緩的事。

路得所改的教，自日耳曼各邦起頭，漸漸推廣，遍及天下萬國。最盛行的德國，日耳曼各邦，英國，美國等國，國勢都是蒸蒸日上，人民得享自由的快樂。惟有意大利，西班牙，法蘭西，奧斯馬加等國，到現在還沒改，仍是奉羅馬教法爲國教。至於其中奉改正教的人，雖然有明理的，看出羅馬教法必須修改，却因爲顧惜羅馬教的名，一遇見險阻，就停止不動，因此直到如今也還沒有改革的希望，不曉得甚麼時候各國都有像路得那樣的人，出來提倡維新。

按這本書所論的，乃是基督教分爲羅馬與耶穌兩教的源頭。基督教盛行在羅馬各國，因爲屬羅馬的緣故，也就信奉基督教。但是世人漸漸只知道是羅馬教，却失了原來基督教的真意。路得所改的教，乃是用聖經作標準，恢復基督教的本意，脫離羅馬教的範圍。其實羅馬教的人，也有很多明白道理的。就看他們那佈濟施捨的行爲，也可以說是人所不能及的。不同的，就是羅馬教認行善積功是得救之道，耶穌教認赦罪報恩是得救之道。靠一己的善功的，幾乎認行善乃是買救的代價。至於有受勞苦擔重担的心，信

靠耶穌贖罪的人，以爲行善乃是爲報恩，存一個爲善最樂的心。兩教的人因此常有意見不和的事。羅馬教不肯釋放世人，爲的是固持他的權柄。所以凡奉羅馬教的國，如同法意、<sup>西班牙</sup>奧等，他們的人民也沒有受釋放得自由的快樂。耶穌教最講釋放世人，使人自由。所以凡奉耶穌教的國，如同英、美、德等，他們的人民多能自由，有所作爲，使國勢振興。近年來法國人也願意脫離羅馬教的網綁，創論修改教法的事。大有若不將以前的教規大加修改，惟有在法國另立新教，決不再奉羅馬教法的形勢。這個事雖然還沒成功，也可見人心已經轉移。奧國的人民也有起來議論改教的事的。因此更可信將來全球各國，必要都有改教的一天。如今這本書譯成漢文，也是願意中國人讀了，曉得教道乃是萬事的根本，維新當以教道爲始。路得的爲人既可爲印度取法，也必可爲中國取法。林樂知謹誌。

## 第二章 未改正前教務情形

當初基督教傳到歐洲，聖經也隨着傳去。不過當時世界印書的法子還沒發明，所以聖經也未能通行。因此信奉基督教的雖多，得讀聖經的很少。講求教理的，只憑教師口傳，並沒

有書籍可以參証。識字的講給不識字的，讀聖經的講給沒見過聖經的，其中自然難免有誤會的地方。誤會的地方漸多，於是教中人的行為離着聖經漸遠。再者教道愈傳愈廣，其中誤會的地方也愈來愈多。後來又有別教的人，沒完全脫棄他們的舊俗，就入了基督教，還有惡人假冒爲善的入了基督教，甚至有爲求名圖利入基督教的。起初不過得人世的讚美尊榮，後來漸至妄奪國家的利祿爵位。於是主教執事等等的地位，被衆人認爲得利求名的源頭，竟有賄賂鑽營求着要得的。

自從始祖亞當違背上帝的命令，毀壞生人的本體，變善爲惡，得不着永生。上帝哀憐世人的心，就一天比一天加增，應許世人將來要差他的兒子到世上來，救贖世人。這樣的話載在舊約聖經裏，並且已經在一千九百多年前應驗了。新約聖經乃是救主的福音，裏邊載着基督一生的聖蹟奇事。使徒行傳乃是基督教初行時的紀錄。保羅的書信裏所說的都是基督教人當盡當行的本分。總而言之，全部聖經實在有範圍天下後世的能力，爲人所不可背棄的寶書。

基督降生，正在羅馬國勢最盛的時候，也就是拜偶像之風大興的時候。基督的教法是敬

奉獨一眞神，禁止跪拜偶像。因此羅馬國君臣上下都群起逼害信教的人。紀元後三百年之間，基督教爲道受難的不下萬人。基督教人不用勢力敵他們，乃是用忍耐敵他們。逼迫愈利害，教會愈興盛。義人所流的血，變成了教會的種籽。當時教會裏的人十分聖潔，絕沒有惡人惡俗參雜其中。緣故就是因爲教會受世人的迫害，凡入教會的，立時就要受危險禍害，所以惡人不願意附和。後來基督教用善義感人，竟愈傳愈廣，信從的漸多。連羅馬的大臣之中，也有了信奉基督教的人。紀元後三百十三年，羅馬皇帝蘇士坦丁竟降旨，將以前苛待基督教人的條例，一概刪除。嗣後無論何教，全行釋放，任人信教自由。皇帝又當着衆人親自受洗，大宣聖教。這乃是基督教在羅馬大興，絕好的機會，也就是基督教在羅馬大變，絕大的發端。

從前基督教的人，大都是誠心愛主，敬虔信道，不貪名利，不怕強暴的，所以能守道不變，至死不屈，沒有一個不足增教會的榮光的。如同大使徒彼得保羅等，都不過是貧寒的教師，自食其力，起初並沒人捐錢幫助他們。後來自從皇帝受洗入教，朝野上下大大激動，都願意混入基督教會，遂他們那沽名釣譽的私心。於是教會中從此人品日雜，倚勢憑權的，得

選他們的素志。主教有如大臣，每年可得大俸。總主教儼似親王，任意建造府第。後來又推羅馬總主教爲管理教務的教皇，釐定教會的法制。從此教皇的威權，就及於所有的基督教徒。這時候教會的光景與從前就大不相同了。

羅馬國勢盛強，雄踞歐亞非三洲。各國的政教號令，都以羅馬爲依歸。因此羅馬城就成了天下政教發出的原點。保羅初傳基督教，必光到羅馬，就爲的是要提綱挈領。至於羅馬城的總主教得稱爲教皇，乃是因爲他駐在京都，靠近皇帝左右，各方的主教都尊崇他。於是總主教漸漸自大，以爲禮當受這樣的尊崇，自認是替基督行事，執掌天堂地獄的全權。

後來羅馬國勢雖微，教權仍舊未衰。凡奉羅馬教的國度，沒有不聽教皇的命的。有要見教皇的，必須跪爬到他腳前，恭敬舔他的腳指，纔可以表明虔誠的信心。後來漸漸干預朝政，規定管理羅馬世務的大權，廣佔土地，侵奪王權。甚至教皇騎馬，各國帝王甘願爲他執鞭讓路，雖侵佔各國的土地人民，也沒人敢出來抗爭。教皇這樣擅作威福，實在大背基督謙遜的聖德，顯見違反天國自卑的主旨，又何怪教中人的行爲乖謬呢？

不但如此。論到得救的道理，按聖經說是信就可以得救，是由於上帝的恩賜。羅馬教說積

項可以得救，凡有罪的都當向主教認罪求饒，受苦克己，禁食自責，祈求赦罪。教皇於是爲符寶大教的新法，凡有罪不願受罰的，可以捐錢贖罪。獨立捐教的局所，定出各種捐規，沒有罪不可赦，沒有一種赦沒有價錢。雖然當日也有明明辯駁這事的非理的，無奈教皇利心太重，至終著成定例。論到贖罪的事，教主所成的大功，已經有餘。一滴血就足以救人，所餘的血救天下萬世，也用之不盡。再者就是古時爲道殉難的聖徒所流的血，也不但爲自己有益，更有餘血可以救別人。羅馬教以爲這樣的餘血，都歸世上的教皇執掌，所以教皇有權可以赦免人。凡向教皇求赦免的，教皇可以借教主和諸聖徒的血赦免他們。自從這個說法發出，信從的愈來愈多。於是教皇所立賣大教的捐局，竟成了大宗的商務，教皇坐享其利。

以後教皇又創出一個煉獄的說法。起點是早前在埃及亞力山大城有幾個理學師，創論煉火滅罪的說法，說人的罪，一經煉火，立即消滅。教皇聽見這個說法，很是信服，於是下令使衆人都信服這個說法。說凡人死後，必須經過煉火，可以將生前一切沒救的罪煉去，以後纔能再升天堂。後來又印出各種煉獄圖說，散佈全國，令人一見心驚，爭着向教皇捐買

大赦的文憑，免受煉獄的刑罰。這也是教皇生財的一個法術。

紀元後三百二十年間，在位的教皇名叫班伊斐司第八。他尊羅馬京城爲聖城。每百年之中，定一年爲大慶賀年。到時候，凡從遠方親來羅馬聖城瞻仰，或獻禮物的人，所有的罪都可得全赦。這個旨意一下，遠近來遊的，每月約有二十萬人，沒有不帶禮物來，不買貨物去的。於是教皇和教中的人，都大得財利。後來貪心愈盛，特將年限改短，每五十年中定一年，又改每二十三年中定一年，再改每二十五年中定一年。這個例到如今仍然遵行。及至教皇在各國設立大赦的捐局，世人有要求赦罪的，不必親到羅馬聖城，可以在就近的捐局，捐買大赦的文憑，於是生前死後過去未來一切的罪，可得全赦。從此求赦的人，甚覺便利，教皇的府庫愈發充足。

上帝大公無私的賞罰權，竟操於大主教教皇的手中，豈不可怪！總之查考種種背道的事，可以說基督教傳到羅馬大興，也可以說基督教傳到羅馬大衰。如果沒人起來更正，我恐怕基督的眞道，聖經的大義，都要敗墜不存。幸而上帝施恩，特使當時誕生一位堅固不搖，改良維新的大偉人，出身微賤，抗拒帝王，規復基督教的本旨，棄絕羅馬教的妄誕。成這個

大功垂法於萬世的是誰呢？就是日耳曼薩克森邦的修道士路得。

### 第三章 路得早歲情形

路得姓馬丁，名於一千四百八十三年十一月十號生在日耳曼中央愛斯利奔城。相傳路得初生的時候，他父親跪在他的床邊，高聲祈禱，願他的兒子成爲聖潔良善的人，日後能幫助擴充真理的知識於天下。他命名馬丁的緣故，是因爲他誕生的那一夜，正是古聖馬丁的節期。他父親名叫漢斯，譯成英文，就是約翰。他家裏世代務農，傳到漢斯家計漸貧，不得已，打柴度日。馬丁嘗自己述說他的母親，背負柴薪，賺錢養兒子的情形。所打的柴可以燒炭，煉鐵的時候需用。

漢斯爲人，有心計，略嚴峻，正直虔誠，不愧爲信道的人。他的妻名馬加喇，善良虔敬，頗有賢名。治理家務，有條不紊，事奉上帝，禱告認真，毫不懈怠，很得當時人的稱譽。

馬丁性情急躁，遇事常有過失。世上爲父母的，溺愛的很多，常縱容他們的兒子，願意作甚麼就作甚麼，不肯勞心勞力的去督責管理。馬丁的父母並不是這樣，兒子每次犯了過錯，必要責罰。曾有一次他母親爲他吃果子的緣故打他，甚至流血。

1. ~~report on~~
2. *Zymnology* 詩歌
3. *Pressing* 信件

馬丁起初入學讀書，還在幼稚，所以他父親常將他抱去。那時候師道極嚴，作師長的常慮得生徒。馬丁在校的時候，曾有一次一天之內被打十五次。

奧斯為人勤儉，積財購買鎔鐵的小火爐兩具。於是以鍊鐵為生。又從愛斯利奔遷居曼斯斐爾家資漸漸充裕。後來因為行事為人恭敬，被舉為曼斯斐爾公會的董事。性好書史，愛與文人學士往來。常請本城的牧師教師在家用飯，准他兒子馬丁陪席。西國宴客小孩不准陪坐因此馬丁常在席間聽人講論，心裏受感，願意日後自己也能作牧師訓導人。

馬丁十四歲的時候，被送到麥得盤城的高等學校去讀書。那地方雖然離家不遠，但是因為人地生疎，朋友很少，一見師長的面，常覺着戰慄，很不如意。再者他父親子女過多，因此用度不足。馬丁在校中所需用的，也不能全給。但是德國當時相傳的俗例，凡在學校的貧苦學生，准其出外乞食。他們出外求乞的法子，乃是作樂或唱歌，並不像尋常求乞的，空手乞食。馬丁聲音洪亮，又曾受教練，能唱讚美詩歌。後來著書的時候，常敘述自己當日求乞的情形。

馬丁自己述說在麥得盤讀書的時候，有一天大約在聖誕節的前後，他和同學的幾個貧

苦學生往鄰近的各村庄挨門唱歌，乞求資助。所唱的是耶穌幼年在伯利恒各樣聖蹟的詩歌。後來走到一個村子的盡頭，止步在一個鄉下人家的門前，同聲歌唱。鄉下人在裏邊聽見他們唱耶穌聖誕的詩歌，就拿着食物出來，要分給他們。他高聲大叫着說：「小孩子們，前來，你們在那裏？」他的聲音令人可怕，於是他們嚇得四散逃避。其實毫無可怕的事，因為那個鄉下人出來呼喚，不過是要濟助他們。那或者是因為他們在學校裏一聽見師長大聲疾呼，就戰慄懼怕。那時候聽見那鄉下人呼叫，也不禁害怕。不細查考，就邁步飛跑。後來那鄉下人連聲呼喚，他們這纔止步，看見鄉下人手裏拿着食物，於是忘了害怕，上前去感謝領受。

以後過了多年，路得馬丁對他本鄉富足的人說：「你們若見有貧乏學生來到門前，唱歌求乞，不當輕看，當推愛神的心，開濟他們。我在幼年也常作過那求乞的事。」

當時馬丁的父母聽見他在麥得盤受苦的情形，很覺憐恤。到了次年就將他送到愛司奈城中最有名的學堂去讀書，因為在那城裏有親戚可以照應。馬丁不料馬丁到了那裏還與同在麥得盤的時候一樣受苦。緣故或是因為那親戚貧窮無力幫助，或是因為不肯幫

既毫不照應。馬丁不得已，仍和同學的友人奔走街市，唱歌求乞，與在麥得盤的情形一樣。有一日馬丁出外求乞，連叩三家，毫無所得，以致肚中飢餓，心內憂愁，呆立在一家門前，自思自想，若仍在此處讀書，忍飢挨餓，決非長久之策，爲今之計，要免這飢餓的苦，不如早回父家，在曼斯斐爾礦中作工，暫爲度日。正這樣尋思的時候，忽然門開之處，從裏面走出一個婦人，那婦人姓高答，名安蘇拉，他的丈夫姓高答，名康喇德，安蘇拉曾在教堂裏見過馬丁聽他所唱的讚美詩，十分悅耳，又知道他是個虔敬正直的人，這時候見他那垂頭喪氣的樣子，大大感動了他那哀憐的念頭。於是叫馬丁近前，與他談話。及至聽見他述說連叩三家，毫無所得的情形，立刻叫他進到裏邊，拿食物給他，並囑咐他再來，及至馬丁二次前往，纔見着他的丈夫康喇德，康喇德一見馬丁，心中大喜，留他下榻，請他遷到他們家中居住。馬丁於是住在康喇德家裏，約有三年。

馬丁遷居康喇德家中以後，光景與前大不相同，既免了缺乏，自然不再憂慮，心志活潑，痛苦更加熱心，渴慕學問，進步比以前更速。他爲人又溫和直爽，因此他的師長學友都愛他，讚美他。馬丁得暇又學習音樂，吹笛彈琴，音調叶和，悅耳感人。安蘇拉聽見，甚是歡喜，待他

猶如母子一般。

馬丁好音樂的興致，從少至老，有加無減。德國讚美詩中所有的詩曲歌文，大半出自馬丁之手。

馬丁自幼受安蘇拉的恩待，終身不忘。過了多年，馬丁仍對人說：「天下最善的乃是虔心仁德的婦人。」

#### 第四章 在安福德讀書情形

路得十八歲的時候，他父親命他入安福德大學校讀法律。這乃是因為他父親看他多才多能，頗可造就，所以竭力儉省，爲的是供給他所用的學費，使他入這分科大學，專學法律。路得入學以後，十分用功，進步很速。全學校的人見了，都甚驚奇，認爲是天生的奇才。

路得在大學校雖然專讀法律，却仍不失他那信道敬神的本分，照他自定的規矩，每天早晨起來，必要熱心祈禱。午前也必先進堂祈禱讚美，然後入學讀書。有人問他爲甚麼這樣，回答說：「堂中的祈禱，能使我心不外散，比在學校讀書，更有益處。」

一千五百零三年的時候，路得在安福德已經二年，年纔二十歲。有一天他在大學校中受

書樓檢閱書籍，查考著書人的姓名，忽然查出一種生平未見的書，就是全部新舊約聖經，心裏甚覺稀奇。於是想到從前曾見禱告書裏，偶然引聖經的話，就以爲聖經的言語完全說盡。不料到了今日，纔得見聖經全書。從此得暇就常到藏書樓去誦讀聖經。讀到撒母耳記中哈拿與撒母耳的事，銘刻在心，不能忘懷，心中受感，自己嘆息說：「願主將聖經全部賜給我，纔遂我的心願。」後來每到放學的時候，必到書樓去誦讀聖經，以爲上天的聰明都在這本書裏。人若要求智慧，非從這本書求不可。路得以後得成改教的大功，都是這個起源。他的師長見他勤讀聖經，就對他說：「馬丁兄弟呀，聖經中有甚麼可取呢？你不如讀古書還好。古時明哲的人，搜集各樣的事理，著成古書，有如蜜蜂釀成的蜜一般。人讀古書，可以明衆理，應萬事。聖經中所記的，無非是教會的條例，讀了更能增人的煩惱，開人的爭端。」那時候正是考試秀才的時候，路得在大學校裏認真用功，要考取功名。不料用心太過，以致積勞成病，淹淹一息。有朋友來看他，坐在床邊和他談話。路得對其中一個老年的神甫說：「我的病症已經深重，不久就要去世。」老人安慰他說：「我的小秀才呀，那時候還沒考

試老人特意請你放心，你必不至於死，我的主將要用你作他的利器，安慰萬民。因爲凡愛主

的，主必將十字架放在他的身上，使他忍耐受苦，得大智慧。」路得聽了他所說的，立刻精神倍增，不久病竟痊愈。

此受傷以後又有一次幾乎喪命，因為路得有一天回家看望老親，照規矩帶劍起行，半路偶不留神，腳碰在劍上，劍落下去，傷了他的脈管，血流如注。同行的人慌忙跑到前邊去求救，只剩下路得一個人躺在地上，血流不止，自己用手指按住傷處，要阻止血流，也不見效驗。

自己知道必死，於是大聲禱告說：「馬利亞救我！」

路得匆忙之間不求上帝，反求童貞女馬利亞全權的上帝憐憫他的愚忠，俯聽他的哀求，不使他喪命，以便日後令他將真理傳給衆人。不久來了一個醫生將他的傷處裹好。不料晚間傷處又裂開，以致流血太多，精神大減。後來傷勢漸漸痊愈，精神復元，仍舊入學讀書。一千五百零五年路得考中舉人。照例考取以後，定期在衆人面前發給執照，以表榮耀。發給執照的日子，陳列儀仗迎接新舉人。火把照耀，有如出會一般。衆人甚是歡喜。路得既中舉人，或者願意以後專心講求法律，可成大材，不負父母的希望。然而上帝對於路得的用意並不只於如此。

那時候

路得的學友之中，有一個人名叫亞喇昔斯，有一天忽然被人殺害。路得聽見，甚是悲傷。於是捫心自問說：「我若一旦死亡，如何辦法呢？」從此他就生了看破世情的心。

得半路

一千五百零五年，路得從安福德往曼斯斐爾去，回家看望父母。回來的時候，半路遇着大風大雨，雷電交作，忽然霹靂一聲大雷，正擊在離他身體不遠的地方。路得懼怕，速速跪下，以為死期將到，就起誓發願說：「如蒙上神赦我的罪，救我的命，甚願從今以後棄絕一切俗事，專心修道敬神。」立誓已畢，仍然起行。

立志修道  
學與父母  
上意

當時凡棄絕世塵的人，多入修道會，或入深山，或進古庵，立志修行。路得既發了修道的誓願，於是寫信稟告他的父親說：「我如今已經作了離世修道的人。這並不是出於我素來的志願，也並不是出於我的自擇，更不是因為我懶於世務，要圖自己安逸，乃是因為我看出生生不久，死亡可怕，當垂危呼救的時候，我已經對天立誓，願意至死作修道的人，因此不可再稍有遲延。」

其父接其  
信後大驚  
新望

他父親接到他的信，大大失望。因為生平勤苦工作，節儉用費，使他兒子入學。自大學校以後，更盼望他功成名就，光宗耀祖。不料如今忽然作了棄世修道的人。正如農夫春耕夏種，

受盡辛苦，收成有日，忽然起了狂風暴雨，將禾稼盡皆吹倒淹沒，豈不令人心痛麼？自路得考中舉人之後，他父親待他十分禮敬，親密異常。及至接到這棄世修道的信，灰心至極。將平日愛兒子的心，立刻拋在九霄雲外。聲明他的兒子已經出家，不再以家人看待。

丁入典 一夜路得在安福德請友人宴會，歡喜叙談，又招音樂一班，吹彈歌唱。正在歡樂宴飲的時候，路得忽然宣告他那棄世修道的心意。衆人都以爲不可，同聲勸阻。路得的心志，仍不搖動。當夜席散，便離了他的寓所。路得黑夜獨自離了寓所，走到聖奧古斯丁修道院門前叩門，面見院主，說明來意。院主將他收留。那時候是一千五百零五年七月十七日。衆友人聽

說，都驚訝憂愁，不知如何辦法。訪到院門，四面守候，盼望他出來可以一見。不料院門兩天沒開，衆人只得敗興回去。以後友人到院訪問的，連連不絕。過了一個月之後，纔得一見路得。與他談話，只是路得修道的心志，一毫不減。傳言他父親恨他，甚至不認他爲兒。後來他父親的二子，遇瘟疫死亡，並聽見馬丁已死的謠言，恨心方纔消滅。路得馬丁自入院修道以後，自稱道號奧古斯丁。

## 第五章 路得爲修道士情形

路得既入院修道，深望以後可以專心求道，盡力事奉真神，棄絕一切世俗的擾累，成爲千古聖潔的人。不料入院不久，就見出與自己的計畫相反的地方。緣故是院中修道的人，真有假，雖有的是虔心修道，但是貪懶好閒，縱樂享福的居其大半。

路得在大學校讀書的時候，人都稱讚他的才分，敬仰他的學問，及至到了修道院裏，不准他照常讀書。派他開門閉戶，洒掃廳堂，以及一切他不樂意作的事。洒掃完畢，院主就命他拿着米袋，往街市上去募化，如同僧道化齋飯一般。路得遵命，肩上扛着米袋，在安福德的街市之中沿門募化。

路得常這樣奉院主的命令，出外募化，很以爲羞恥，願意稍微得些閒暇，可以讀書。但是偶然打開書本被院主看見，就將他叫到面前，對他說：「你在院中，必須作些與這院中有益的事。你知道有益的事並不在讀書，乃是在募化麥蛋魚肉錢財麼？路得於是遵院主的教訓，不再讀書，出外去求討。這乃是天意使他如此。是主要用小事磨難他，用小苦試鍊他，使他後來能擔大任成大功。

後來這樣的事被大學校聽見，就照會院主，不使他作那一切的苦工，准他照舊讀書。但是

後校來這樣的事被大學校聽見，就照會院主，不使他作那一切的苦工，准他照舊讀書。但是

路得的心並不以為然。他想人離開世界纔能離開罪惡。作避世的修道士，纔能成為聖潔的人。因此不願意出院讀書，仍然喜歡閉門修道。過了不久，又覺着離開世界也不能離開罪惡。雖然能閉門絕交，不與世人往來，躲避惡俗的污穢，但是外面的惡人能絕，心中的惡業仍然不能除去。

路得用修道的功，為的是要藉着自己的苦修，可以積功德入天堂。他每天拿着臘丁禱告，本來讀幾百千萬遍。然而心中仍不得安慰，惡念仍不能淨絕。於是整天不吃飯，整夜不睡，覺着常常醒，要杜絕自己的惡念。院中有全部聖經一本，用鍊子繫着，只准人借看，不許人帶走。路得常去查看，為要明白去惡成聖的法則。只是愈查考愈曉得自己的惡多，愈知道聖潔很是難成。院中所有修道的人，有的勸路得多行善事積功德，或者可以使上天滿意。路得聽了，自己心裏思想說：「我這樣惡心的人，有甚麼善事可行呢？想上帝看我，不過是個大罪人就是了，怎麼可以思想要用功德抵過犯，令上帝息怒呢？」想到這裏，覺得自己身負重罪，十分憂愁。又覺得良心自責說：「直到如今，你豈不見你自己仍然是在忌妒惱怒私怨之中麼？你雖然憂愁又有甚麼益處呢？唉！你這個苦人，你這個入了修道院的苦

人哪你爲甚麼這樣自找苦惱呢？」

從那時候以後，路得七天沒睡覺，四天不進飲食，自己在小屋裏，關門獨坐，不許一個人進。去有一個老修道士聽見這個情形，因爲他知道路得平素喜好音樂，於是領着一班在堂裏唱歌的孩童，來到小屋的門前，叫門不應，大聲呼喊，也沒人開門。於是想路得或者是已死，經死在屋子裏，就把門撞開，進去一看，只見路得在地上仰臥着，一點氣息沒有，叫他不應，搖他也不動，似乎是絕了轉機的盼望。就吩咐孩童站在路得四圍，同聲高唱讚美詩歌，音調清高，入耳動心。一首詩還沒唱完，路得就略有氣息。只是這還不足使他復活。

那時候聖奧古斯丁修道會裏，特派一人名叫史到庇致巡行德國全境的聖奧古斯丁修道院，查考一切修道士的行爲。史到庇致平素品行良善，初到安福德的時候，正是路得心裏煩難，危險要死的時候，真彷彿是有暗中的差遣，使他們二人有見面的緣分一般。史到庇致一見路得知道他是因爲勤苦讀書，禁食不睡，克苦修行，以致骨瘦如柴，令人一見便生憐憫。於是到他那小屋裏與他叙談。路得就將自己煩燥不安的情形告訴他。

路得嘆息說：「我起誓立志願意專心事奉真神，要除去心裏的惡念，成爲聖潔。不料徒勞

路得嘆息說

路得改教歸降

第五卷

二二二

無益，心裏惡念的力量很大，不能制伏。

史到底致對他說：「我的朋友，請不必以此為慮。我也常立志起誓，我也常不能照着心願實行。因此我永不再起誓，因為想到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真神若不是因為基督的緣故，大發慈悲，我至終不能靠着自己的誓願修行，站在真神的面前。」路得聽了這樣的話，心裏仍然疑懼，想我這樣罪大惡極，若不發誓願，不積功德，怎麼能站在那至聖潔至公義的真神之前呢？史到底致說：「你何苦這樣多愁多慮，自取煩惱？為甚麼不投靠救主呢？你應當靠主，靠他活着的時候的仁義，以及他受死的時候的贖罪。你應當聽救主的命令。主招呼一切憂愁不安，勞苦負重的人歸他，你何不歸他呢！」

路得仍然說：「我自己必先轉移變化，然後纔能盼望真神接受。」史到底致說：「你要先轉移變化，你知道轉移變化的真功夫，乃是從信基督為救主作起麼？你不要先因為罪惡憂愁自己，克苦自己的心，求着得救。你當仰望耶穌，因為他先愛你，你應當愛他。耶穌曾為你的罪替你受死，贖你的罪。復活以後，上升天堂，成為救主，使一切信主悔改的人的罪可蒙赦免，得着拯救。」

了史の説 路得聽見細心思，略有覺悟的意思。就如同在黑暗裏，忽然得着一線的光明，心裏立刻覺着輕快。從前憂愁的心，忽然變成期望的心。看明白了人要求赦罪，不可單靠着自己的修行。若信靠聖死罪罪的耶穌，他爲救主就夠了。史到底致臨走的時候，將全部殺戮的書，給路得告訴他說：這乃是一部最寶貴的書。你應當認讀這本書，是你一生最要緊的事。說完了，就和他握手離別。路得自從受了史到底致的教訓以後，有時候信靠着安慰，也有時候心裏黑暗，就懼怕憂愁。不久又得了重病，看看要死，於是滿心懼怕，自己思想：「像我這多罪的人，怎能站在公義真神的目前呢？」有一個老年修道士，平素很重看路得的爲人，聽見他有病去看望他。路得就將自己心裏憂愁懼怕的事告訴他。那老者的聰

明雖然不及史到底致，但是他對於自己靈魂得安慰的緣故，知道的很詳細。就一直的告訴路得說：「我從前也像你這樣憂愁懼怕，後來我誠信罪惡的赦免，於是不再憂愁懼怕。你如今也應當信罪惡的赦免，信真神不但赦大德的罪，赦徂徠的罪，也赦免你一切的罪惡。這樣你的心就可以得着安慰。」

路得聽了，心裏立刻覺着平安，精神振起，疾病如同失去。有一首詩可以證明：

在我手中無所有

但靠主的十字架

空身向主求裝飾

無力望主施鴻恩

萬惡皆到泉中洗

來主洗我免我死

### 第六章 在韋登盤情形

路得在院中修道滿了二年，被派爲神甫，他的意思願意趁這個機會可以與父親復和，於是請他父親到院堂相見。他父親率領幾個隨從的人，帶着幾匹馬，來到院中與他見面，並給路得銀子二十弗羅林。約合華銀十元後來同在院中宴飲。席上有路得父子兩人和聖奧古斯丁院中的衆修道士。席間談到路得初進院的時候的情形，衆修道士都說：「離世修道乃是最大的功德。」他父親聽見，就問衆人說：「你們知道聖經裏的言語麼？聖經上不是說了白想望。」子白想望孝順父母乃是人子的職分麼？路得聽見他父親的話，心裏受感。想到自己當日進院的時候，急急要救自己的靈魂，於是不顧父親的命令，自作主張，離世修道，直到今天。論到父母父母的命令，爲子的固然應當遵守，但是當作的事，也必須竭力遵行。聖經上說：「我們應當聽聽從主，聽從父，聽從母，這是第一，第二，從真神勝過聽從世人。」因此父母的命令有應當遵守的，也有不應當遵守的，假如父親

叫他的兒子作賊，兒子也應當遵行麼？父親叫兒子拜偶像，兒子也不可違背麼？凡犯偷竊被拿送官的人，豈能因為是受父親的命令，因此就不定他的罪麼？真神當審判的日子，也是這樣，有罪必罰，決不能因為是受父親的命令得赦免。

一千五百零七年，路得被立為神甫。那時候薩克森路得的的章登盤章登盤就是白沙山，在六年以前立了一座大學校，乃是薩克森邦的選侯所立的。路得既作了神甫，就被史到庇致將他舉薦給薩克森的選侯。於是一千五百零八年，派神甫路得作章登盤大學校的教習。起初不過有一百七十九個學生，自從路得到校以後，人數忽然加增，不久就增到二千人。

章登盤也有聖奧古斯丁的修道院，院中預備了一間小屋，作為路得潛心修道的地方。因路得雖然作教習，還是不改他修道的常度。路得在大學校被派作理學教習，過了幾個月的工夫，路得又考中天道學的秀才。每天下午一小時的工夫，被派講書，用聖經作題目。先從詩篇講起，漸漸講到保羅達羅馬人的書信。有一天正在預備講論的題目，看到羅馬第一章十七節說：「義人因信得生，心裏念念不忘，後來他修行立名，得力的地方，就是這一句話。」從那時候以後，每逢遇見煩難危險，必要記念這一句話。

路得在韋登盤新建的大學校裏講道，專以聖經為題，表揚真道。一時聽講的人都以為新法能使大耳目一新，於是聲名四揚，遠近隨從。不但本地人民願意聽他的教導，就是遠處子弟也都成群結隊的前來。不但子弟願意聽他的教訓，就是各學校的教習也喜歡得暇親自去聽他。那時候有個大有學問的人論到路得講道的情形說：「這樣修道的人，又有這樣講道的法則，將來必能成爲一個新式的教道，將舊日的教會完全改變。因爲他用基督的言語作根基，彷彿在磐石上造房屋一般。天下沒有人能攔擋他了。」

史到庇致請路得到聖奧古斯丁修道會新設的分堂去講書。路得顯出爲難的樣子，不願意去。史到庇致固請說：「講書乃是替神口傳教訓，不可輕着。」路得見力辭不能，於是勉強應許。那分堂是在韋登盤城的中央，房屋頹敗，狹窄不堪。講書臺是用木板作的。路得進堂之後，就上臺開講。路得講書的時候，聲音清朗，容易入人的耳。情詞懇切，更能動人的心。所以聽講的人擁擠不動，甚至沒有立足之地。衆人於是請路得到城中的大教堂去宣講。地方官也入座同聽。

第七章 游羅馬情形

路得聽說羅馬是聖城，甚願意前去一遊。那時候史到底致與本院的修道士意見不合，爭論不決，一千五百零十年聖奧古斯丁修道院的同人，派路得往羅馬去見教皇，請他的意旨定奪。

路得從韋登盤起身，過亞爾伯大山，往南到意大利平原，所到的地方見着許多的怪事奇聞，以及背道可恥的事。及至到了巴江，有倍尼提丁

也是修道會的名字  
與聖奧古斯丁相同

修道院裏的人款留

他。那個修道院很富足，房屋清潔，衣服華美，飲食豐盛，都是路得生平沒經着過的。起初路得一語不發，及至禮拜後的第五天，

就是俗稱  
的禮拜五

照教中的規矩，那一天不准吃肉，但是路得

看見那院中的人照常吃肉，於是私下嘆息修道的人縱口腹之慾，違背教規，一時心裏接捺不住，就不覺的嘆息說：「今天我們吃肉，是明明違背教會的條規，也犯了教皇的禁令。」於是當時凡聽見他這話的人都勃然大怒，那院中管門的人於是私下告訴他，囑咐他快走，說那地方不可久留，不然一定與他不利。路得聽他的話，於是就走了。

過意大利的蒲陸那城的時候，路得忽然得了重病要死。自己想到作客死在他鄉的苦況，也並沒一個親友前來問候，心裏很是難過。又想到平生罪惡很多，怎樣可以見真神的面

心裏又不免懼怕。正在憂懼齊來的時候，忽然想起從前銘刻在心裏的一句聖經說：「義人因信得生。」於是心裏立刻覺得安慰。不久病好了又起身，再向羅馬前進。心裏想望着，一到羅馬京城，所見所聞的必可以使心中大快，決不能再見倍尼提丁院中那背道的風俗。

路得一路經歷了許多的艱險，及至後來看見羅馬，就跪在地下說：「聖羅馬呀，我如今來拜望你。」路得那仰慕羅馬的心從此可見。不料他一進了那個城，一見裏邊的風俗，所見大不如所聞，聖字的稱呼更不知是從那裏說起。

傳得美  
再很忙  
乃月去元

路得在羅馬的教堂裏，遇見祈禱讚美的事，曾屢次主禮，總是秩然有序，恭恭敬敬，毫不苟且。但是他看見所有的神甫大都是專顧外表，毫無實意，一心求快，忽略至極，心裏甚是不樂。有一天路得領着衆人行禮，時候稍長，別的神甫已經完了七次，他一次還沒完，於是有一個神甫發急，忽然大聲喊叫說：「快快，不要延緩。」

古語有話說：「凡人初次到羅馬，常謹防光棍。」以光棍 比惡俗二次到羅馬，必遇見光棍。就是必要三次到羅馬，必帶着光棍回去。就是變成 了惡俗路得嘆息說：「古時候的人須要經歷三次，如今的

人只要經過一次就夠了。」他的意思就是說：那樣的惡俗，只要一進到裏邊，就可以使人成爲光棍，又何必三次到羅馬呢？

路得初到羅馬，常見舊教之中是一切虛浮的風俗，雖然心裏知道是不對，可是仍然忍耐隨俗，不加辯駁。各教堂裏沒有不親自經歷的。堂裏所藏一切古聖所遺留的服飾物件，雖然有很多是假，他也沒有不信的心。

有一天路得看見人念經作功德，說那樣可以超度亡魂，使他們從陰間的煉獄裏出來，自己不禁笑着說：「我超度甚麼人呢？可惜我的父母還在世上，不能用念經積德的法子超度他們。」

羅馬有一個梯子，名叫彼拉多的梯子。相傳那個梯子，就是主從天上降下來所用的梯子。被天使送到羅馬，到如今還存在，說法很是荒誕不經。按教皇的定例，凡跪着上那個梯子的人，他們的罪可得赦免。路得也求着赦罪。於是跪着上那梯子，上到還不夠一半的時候，就忽然聽見空中有個大聲音如同雷似的說：「義人因信得生。」於是他心裏豁然開朗，覺得這樣的事乃是愚人所作的，可恥已極，立刻下來，不再往上去。

路得沒到羅馬以前，很信羅馬乃是世上聖潔無比的名城，及至他回來以後，就常對人說：

「羅馬所有的罪惡，真是令人夢想不到，不是親歷其境，決不能信以為真。世上若沒有煉獄的說法則可，如果有煉獄的說法，那樣羅馬真是建造在煉獄上邊了。羅馬實在是萬惡從出之地。」

路得游歷羅馬，大得益處。常自己說，以後雖然給我十萬弗羅林，使我不游羅馬，我也不願意。路得在羅馬公事完畢，就回章登盤。

### 第八章 改教之始基

路得講書的時候，有熱心，有口才，有新法子，能使薩克森的選侯聽了，都心裏喜悅，誠實佩服，不能忘懷。並且常告訴他的朋友說：「路得的道德，配推為天道學進士。」史到底致於

是到院中將這個話告訴路得，因為當日路得住住在院中，都是照着修道士的規矩。史到底致

教領路得到修道院後邊的花園裏，兩個人談話，旁邊並沒有別的人。史到底致將薩克森

選侯的意思告訴路得說：「我的朋友啊，你如今必要被舉為天道學進士。」路得回答說：

「我不敢當，請另選別的能勝任的人罷。」史到底致堅請他說：「如今教會裏有頂要緊

的功，需人辦理。所以主必選擇一個年富力強的人，作講解聖經的大師。」名稱天道學進士，其實就是講聖經的大師。如同中國的路得回答說：「我的身體軟弱多病，恐怕不能久在人世，請可以選擇強壯的人當這個職任。」史到底致又說：「主有工可作，在天在地，或生或死，必需你去作。」

路得說：「但是我家貧窮沒有力量，怎能供給我這筆經費呢？」史到底致又說：「請你不必以這個事為慮，選侯既然有意於你，自然能供給你這筆費用。」路得於是無法推辭，只得允從。

一千五百十三年十月路得被舉為天道學進士，立為講解聖經的大師。路得自誓願意全心講解聖經，有誤解聖經的，必要盡全力改正。那時候凡講書的，都是專用心考究希臘的經書以及後人所作理學道學的各書，對於聖經反倒淡薄的忘記。有一個名稱天道書院的，乃是前王沙立曼所創立。院中講書的也不講聖經，專講希臘古聖亞哩斯多德爾所著的經書，以及一切辯論問答的書，大都是憑空臆造不實的。至於路得所講的書，就與他們相反。路得乃是以先知及使徒所著的書為講論的根本。比天道書院所講的，更覺確切高大。因此路得講書不久，在韋登盤那地方就特興起一種路得所講的新道，信從的很

多過了一年，已經能與那些舊教講書的人爭勝。路得會寫信告訴朋友說：「一年之中人心大變。目下各教堂講書的人，若不本着聖經開講，仍講從前所講的那些書，幾乎沒有人去聽了。」

路得在那時候又得了一個好朋友，名叫史保臘丁。那人正充當薩克森選侯的文案，兼任講道師，平素就有良善之名。凡路得與選侯往來的事，都是由史保臘丁轉達。那時候教會裏的人最注重古時候所有為道殉難的人的遺物，或古聖的遺骨，或先賢的遺服。遇見這樣的東西，必要珍藏，作為鎮堂的寶物，幾乎各堂都有。凡新造的教堂，必先設法購求古人的遺物，以為榮耀。最多的是珍藏十字架的板片，都說是主當日被釘所用的那個原物。此外或藏基督所遺的衣服，或藏古聖的遺骨。不但藏的人看為奇珍異寶，就是願意看的人，也不怕路遠，成群結隊的來游觀。豈知羅馬全境教堂林立，那裏能得這許多遺物分在各處，不過大都以假亂真，造出來販賣，如同販古董一般，可以從中得利。當時薩克森選侯建了一座新教堂，特命史到底致前往各國購求遺物。所留巡察修道院的差使，就委派路得署理。

路得既然奉了那巡察各院的差使，一路走來，先查到安福德的修道院，就是路得初修道的時候，曾管過開關門戶，灑掃院宇的那個院，不過這一次到了那裏，很有權勢，不像當初那微小卑賤的情形。路得竭力的勸院中所有的修道士，願意他們將從前所讀那些理學的書可以都廢棄，專讀上帝的聖經。守身務必聖潔，處世須極力的和平。自從路得巡行各院，各處訓誡一番以後，各院很得了他的益處，都顯出一番改變。以致聖奧古斯丁修道院之中，有許多人都成爲忠信愛主的福音宣講師。

路得這時候的事務職任既然繁多，於是身心的力量很覺疲困。常對別人說：「從今以後，我必須用兩個人作書記，幫助我辦理一切，因爲我每天除了寫信以外，實在沒有工夫再作那一切別的事。我在本院作講書師，每逢用飯的時候，我作主禮，領着衆人念經祈禱，到城裏，就作傳道的牧師，在聖保羅堂裏，必常發講論教訓人，此外有閒暇的時候，還要註解詩篇。事情實在是煩勞的很。」

那時候章登盤城發生了大瘟疫，城裏的居民，都各處逃避，惟有路得獨自一人留在院中不肯遷居。有勸他逃走的，路得就寫信回答說：「你勸我快走躲避瘟疫，但是我想着，如果

這個瘟疫廣傳不止，我就要遣散衆弟兄們到各處去躲避，至於我自己，我有保守全院的責任，非奉天命，不能走去。我所以留在這裏不走，並不是因爲我不怕死，我的盼望乃是求主救我得免死亡。」

從那時候以後，路得對於真道愈發明白，自己看見那些名爲基督教會裏的人，可去作那一切虛假的事，如同占卜預兆，看星算命，誠信巫術邪說，選擇吉凶時日，以及趨吉避凶等等的假事，都與真道大不相合，於是願意起來辯駁改正；但是他拿定主意要辯駁的，乃是衆人所說的應當以功補過，積德求赦，因爲那時候修道的人，多半是仗着自己的義氣，立志苦修，求神鑒察他們的善行，赦免他們的罪惡。

一千五百十六年，路得擬定辯論教道的題目九十九條，都是要改正那時候一切不合乎教道的風俗。大意是要表明世人不能仗着自己的功德，求神赦罪，可以得救。

路得所擬定的題目，都寫出來佈告衆人，請人隨意辯駁，其中有兩個題目，可以略略的述說。

一、傳是說我們人不能先行義而後成義，乃是先成義而後纔能行義。

一個說，人只靠着信得救，信的人靠着主必成，若單單求古聖先賢經訓的帮助，或是一己的功能，都是虛妄背道的事。

像這些題目宣佈以後，人心大受激動，議論紛紛，莫衷一是。這就是後來改教開化的發端。路得雖然屢次的請人隨意辯駁，至終沒人敢出來辯。

一千五百十七年七月，路得在薩克森公爵喬治面前講道。所講的題目是：靠着主沒有功就可以得救。公爵聽了，大不喜悅。後來公爵用路得所講的書，問宮中的一個婦女說：「你以為如何？」那婦人回答說：「我若能再聽見這樣的講論，雖死也無所怨恨了。」過了一個月，那婦人患病很重，深信靠着主能得不用勞苦就能白得的慈悲，於是平安無懼的死去。

路得在那時候，雖然已經明明看出舊教中許多的錯誤，但是他對於教皇和舊教的道理，仍然照常尊敬。後來路得想起當日的情形時候，就告訴人說：「我在幼年的時候曾作過修道士，並且曾作順服教皇最切的教徒，雖然看見人在小事上偶然犯了教皇的法律，我的力量若達的到，我就願意帮助教皇將那個人殺死。」

### 第九章 教皇赦罪的事

有人做了犯教，當日舊教就是羅馬加特力教中的人，凡有違犯教規的罪或作了不合道理的事，如同偷盜、誑騙一類，那罰罪的刑罰，名叫本難司。本難司就是告解的意思。意思是使人悔恨自責，苦克自己的身體，可以求着自己贖他所犯的罪，免了當受的刑罰。至於受罰的方法，或是禁食，或是用鞭子自己責打，或是身上佩戴認罪的符咒，或是穿粗毛的衣裳，意思都是要磨難那人的身子，使他知道悔恨自贖。再者當日那陰間煉獄的說法又很盛行，凡古時作惡的人死後必歸陰間受審判，罰到煉獄裏去受刑，必等着罪惡銷完，纔可以得釋放。

因為有生前這樣的罪，又有死後那樣的罰，於是就生出赦罪的說法。赦罪的意思就是赦免一個人今生某罪當受的刑罰，也可以赦免他死後陰間的刑罰。其中又有全赦半赦的分別。全赦是由於那人贖罪而得，半赦是由於他悔罪而得。此外還要積功德自贖。相傳這赦罪的說法是從紀元後一千年以來纔行的。最盛行就是在十字軍出爭的時候。當時回回教的人佔據耶路撒冷，虐待基督教徒，歐洲各國都出兵去爭伐。軍服都繡着十字為號，所以名叫十字軍。凡在十字軍中當兵或捐助軍資的，都得全赦罪的文憑。到一千

不願列王位冠冕馬  
聖堂小堂作事  
五百十三年教皇  
聖彼得大教堂  
聖彼得大教堂  
聖彼得大教堂

五百十三年教皇劉第十卽位，看見羅馬城的聖彼得大教堂毀壞，必須重修，並願意擴充規模，以壯觀瞻。但是用款太大，想不出法子來，於是引用赦罪的說法，使有罪的人捐錢贖罪，發給大赦的文憑，用所得的款作造堂的經費。

教皇遍諭各國，廣立大赦的捐扇，派人經理。德國的大赦捐，乃是由孟致地方的總監督包收獨辦。總監督所用的代理人，乃是杜米尼加修道院的修道士，名叫脫測。那人平素就有惡名。日耳曼的皇帝麥西蜜憐，曾定過他的死罪，命人將他放在布口袋裏，沉在江中，後來經薩克森侯代求，纔得免受禍。總監督因為他善於經商，有聚斂的本事，所以特特的任命他管理那個事。

脫測走遍德國全境，賣教皇大赦的文憑。他坐着華美的馬車，有三個人騎着馬跟從他。所到的地方，各堂的教師以及各院的男女修道士，都懸燈結綵的出來歡迎。商人也扛着旗子迎接。無論男女老少都出來迎接。作樂撞鐘，吹號，將他迎入堂中。

衆人迎他入堂的時候，就如同出會似的。在前邊有教皇的勅令，上面蓋着教皇的印信，用一塊絨包袱，或是金布陪襯着。脫測手裏拿着紅十字架，身披杜米尼加修道院的道衣，在

後面隨行。到了堂裏就把紅十字架立在臺前，將教皇的勅印掛在上邊。脫測的年紀雖然已經有六十三歲，但是他精力強壯，一點顯老的狀態都沒有。他走到講書臺上，宣講教皇大赦的事怎樣有益，怎樣靈驗。如今可以說說他所宣講的：

脫測在衆人面前開口說：「赦罪乃是上帝的賞賜之中最貴重的事。這紅十字架的能力，與主當日被釘的那個十字架一樣。如今請你們前來，我可以把蓋印大赦的文憑分給你們。凡得着這樣的文憑的，將來若作了甚麼犯罪的事，都可以借着這文憑求赦免。這大赦的文憑，無論甚麼樣的大罪，都可以藉着得赦免，只是先必須交足了捐資，纔可以蒙全赦。」

又說：「凡得着這大赦文憑的，不但能赦免活人的罪，就是死人的罪也可以捐資超度。」

又呼叫衆人說：「作神甫的，有爵位的，商人，寡婦，閨女和少年人哪，你們可以聽你們的父母的親友在無底的深淵裏大聲呼叫你們說：『我們在這裏受刑很苦，只要你們稍微捐資，就可以拯救我們。你們有力量作這樣的事，不過是因爲愛財，所以不肯作就是了。』」

衆人聽見他大聲呼叫，實在出乎人意料之外，都不覺驚惶失色。

脫測見衆人默默無聲，毫無舉動，就接着說：「你們所捐的銀錢一落到箱子底，靈魂就立

刻離開煉獄，逍遙自在的飛到天堂裏去。又說：愚人哪，你們這樣無思無慮的，豈不是與鳥獸一樣了麼！如今有這樣的大恩要分給你們，你們怎麼倒彷彿不覺似的呢！今天天堂的門已經爲你們四面開放，你們反倒不願意進去麼！今天你們可以從煉獄裏救贖無數的靈魂，你們這些愚昧無知的人哪，只要你們肯出頂小的一圓錢，就可以救你們的父的靈魂脫離煉獄，但是你們重看銀錢，輕看父親的恩義，不肯拯救他們，依我看來，今天赦罪的門既然大開，不可錯過這個時機，雖然身上只有一件衣裳，你們也應當脫下來賣了，用那個錢買這大赦的文憑。

個錢買這大赦的文憑。

脫測既然將勸捐的意思說了三番五次，後來又把這籌款造堂的事對衆人宣佈說：「如今因爲羅馬京城的聖彼得和聖保羅大教堂將要坍塌倒壞，必須重修，亦要擴充，使世界沒有別的堂比得上。堂裏有使徒彼得保羅以及所有爲道受死的人的墓墳，當初很是宏壯，如今各處坍塌，以致死骨暴露，受風雨的摧殘，哎呀！這些聖骨聖灰，豈可這樣的掩沒在泥裏麼！教皇這樣設法籌款，又可得造堂的费用，又可以施赦罪的恩典，豈不是一舉兩得，大有益處的事麼！」衆人聽了，心中大受感動，以爲教皇的意志高大，力量有限，於是都

願意捐資幫助成全這掩埋聖骨的善舉了。

脫測每逢收場的時候，都要在衆人面前指着那存銀錢的鐵箱，大喊三聲說：「交銀。交銀。交銀。」說完了，就從臺上走下來，奔到那銀箱前邊，自己拿一塊銀錢，放在箱子裏，使他落下去聲音很響。脫測歛錢的法子，就是這樣。

爲著名禮拜堂都有認罪所。認罪所都有鐵紗窗。紗窗上掛滿了教皇的勅印。就是教皇的記號衆

人一個一個的都帶着銀錢，先到認罪所去，自己認自己的罪，認了罪之後，就到捐局去交

款。購買教皇赦罪的文憑。罪有輕重，捐款也隨着增減。並且酌量貧富，富有力量的，必須

照數交足。貧窮沒力量的，可以酌量減少，總以各盡各人的力量捐足爲止。捐數輕重不等，

可看所記的條例。凡人犯了娶兩個妻的條例，當捐銀六杜鉛。每一杜鉛約合華銀二元五角犯偷竊的捐銀

九杜鉛。犯殺人的捐銀八杜鉛。犯邪術的捐銀二杜鉛。

如今可以將教皇所發出特准大赦的文憑，照譯出來：

爲特准大赦給發文憑事：今蒙主耶穌基督哀憐的某人，靠主所受一切苦難的功勞得以赦免你一切的罪惡。我奉我所受聖使徒的權柄，赦免你一切悖教當定的罪，以及一切大

若有人那款要領人  
主送的若改文憑  
罪人我主耶穌基督  
在河管教皇聖文

小輕重犯法的各罪。或是犯了過重的罪案，必須送到教皇那裏治罪的，我奉教皇的命令，都赦免了你們。不但赦免你的罪，就是凡你所有一切不潔可恥的惡行，也可以按着這個條例除去。再者不但免你今生當受的刑罰，也免了你死後煉獄當受的苦楚。從這一次赦罪以後，使你得享教會的利益，與沒有罪的人一樣。並且使你在臨死的時候，那陰府愁苦的門可以為你關閉，天堂歡樂的門為你大開。凡得這赦罪的恩的，永遠赦免，至死不變。今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發給這大赦的文憑，交某人收執。阿們。阿們就如同「推」此「二字」的意思。

文憑的末尾有經理人脫測親手所簽的字為憑。

這樣的事實是在用假應許騙人錢財的法子。中國的佛敎道教所有懺悔超度的經，以及功德贖罪的說法，可是與這個一樣。

看他那文憑的頭一句，還認赦罪的功能是在耶穌基督，只是其中又有許多虛假的說法，人若信了，必要受害。總括他那騙人的意思，竟敢說主用流血所得的恩赦，人可以用錢財購買，這豈不是令人聽着很驚異的事麼！神說：「犯罪的必死。」死乃是罪的報償。如今他們說捐錢便可贖罪，無論甚麼罪都可以赦免，豈不是與神的意思正相反麼！

那存銀的箱子擺在堂裏，收管很嚴，封鎖堅固。共有鑰匙三把，一把脫測收拿，一把交給所派管銀的人，一把交給本地的文官。及至積存有了成數，就定規日期聚集，共同開鎖，將裏邊所存的捐銀檢點數目，記明在簿籍之中，十分的鄭重。

脫測自從開辦赦罪捐以來，十分順利。所到的地方，信從的多，悖逆的少。緣故是因為那時候人心愚昧，無論甚麼樣虛假的事，都很容易運用他們那欺騙的法術。

有一天脫測在席藁地方勸捐，捐足了數目，將要往別處去，臨行的時候，衆神甫和執事們請脫測設一個辭別的筵席。脫測以爲是個很合理的事，允許他們所請的，但是那時候所收的捐銀，已經點過數目，封好了，註在冊子之中，沒法子再拿出來。於是脫測用了一個詭詐的計策，騙取衆人的錢財，供他那筵席的費用。

那一天早晨，脫測命人鳴堂中的大鐘。衆人聽見都來聚集，以爲必有緊要的事。脫測對衆人說：「我本定規今天起程往別處去，但是昨天夜間睡覺的時候，忽然被一個很大的聲音驚醒。我細聽那個聲音乃是由墳山出來的，是一個受苦的靈魂喊叫我拯救他。我因爲這個緣故多留一天，願意激動你們衆人的仁心，可以憐恤幫助他。現在我可以先捐，作衆

人的倡導。如若有人不捐，豈不是有罪麼？脫測所說的陰魂，那一個知道他的姓名呢？衆人聽見，有的疑惑是自己的朋友，有的以爲是自己的親戚，於是彼此都解囊幫助。那知道衆人所捐款贖苦魂的那些款項，正夠脫測和衆神甫執事們那席的費用呢？脫測取財的法子實在巧妙。

那時候在滑古騰城也設立赦罪的捐局。有一個鞋匠的妻子，用她所積存的銀子，約有華銀兩元半，買了一張赦罪的文憑。不久她得病死了，她的丈夫不照平常的規矩到教堂裏去請神甫念彌撒經超度。神甫因爲沒利可圖，於是到城官那裏告那鞋匠，說他那違反教規的情形。城官准了他的狀辭，把鞋匠傳到堂上詢問。鞋匠帶着他的妻生前所捐的赦罪文憑，大胆進了公署。官問他說：「你的妻已經死了麼？」他回答說：「是。」官又問說：「你的妻子死了，你怎麼辦理呢？」回答說：「我已經將她葬埋，將她的靈魂交給神了。」官說：「你會到堂裏去請神甫念經超度你妻的靈魂麼？」回答說：「沒有。因爲我的妻不必超度，她死了可以直上天堂。」官說：「你怎麼知道呢？」於是鞋匠把他妻所捐的文憑，呈給官說：「我以這個爲憑證。」官接過去，當着神甫，高聲讀了一遍。上面載明說這人死後不入陰府，直

上天堂。鞋匠又說：「若照神甫的意思，說我的妻死後，必要仍入陰府，仍當念經超度，那豈不是我的妻生前受了教皇的欺騙麼？如若以教皇所給的文憑爲是，那麼神甫一定是要欺騙我了。這兩方面必有一方面纔對。神甫聽了無言可答，於是官就將那鞋匠釋放。」

有一天脫測在安奈盤城勸捐，因爲他已經在那裏住了有兩個月的工夫，意思願意往別處去。這臨行的時候，他那勸捐的情詞，更加深切。他告訴衆人說：「紅十字架將要拆去了，天堂的門將要關閉了。照亮你們眼前的日光將要落下去。有願意求赦罪的，不要失了這個時機，免得將來後悔不及。」

脫測又在動身之前傳告大衆，說他定規某日起程。到了那一天，如若有貧苦的人要求赦罪的文憑，可以不必納捐，一概賜給他們，爲的是廣推神的愛心。有一個貧窮的少年人名叫馬可，到他面前求赦免說：「我乃是窮苦的罪人，沒力量捐錢，但求恩赦。」脫測說：「凡要靠主的功勞得恩赦的，若不捐助教會，就不能得捐助。不是別的就是捐錢。」那少年人說：「這樣堂門和牆壁上所貼的示諭是作甚麼的呢？」脫測說：「頂少也必須捐銀一格羅。」約合華銀一角少年人說：「我不能。」脫測說：「你只捐六文錢，可以不可以呢？」約合華銀十文少年人說：

「我不能出錢，我也不願意捐贖。我但求恩赦，單靠神的愛心使罪得赦。你如果因爲這六文錢的緣故，忍得使我這窮苦的人不得赦罪，神必要罰你。」但是脫測至終沒把那赦罪的文憑給他。馬可退出來說：「我自從遭遇脫測硬心拒絕以後，心裏甚是憂愁。但是依我想來，在天上必有一位神執掌赦罪的權柄，能使真心悔改的人因着愛主耶穌的緣故，能接受那不費一文錢的恩赦。及至與衆人離別，又覺着聖靈感動我的心，以致流淚。憂愁禱告說：神哪，這個人因爲我貧窮，不肯赦免我的罪，求神憐恤我，施恩赦免我，更施大恩赦免這硬心待我的人。我當時所經過的事，不能用言語說盡，惟求神待我如同父親待兒子似的，甚願一切都隨着神的意思行。想到這裏，就覺乎我的心已經變化歸了正路。從前所喜歡的事，如今恨惡。專以熱心求神的喜悅，與神同行，爲我一生的大志願。」後來馬可紐成爲有名改教維新黨的人，並且着書立說將他的意旨傳到後世。

一日脫測惡貫滿盈，自投羅網，有某爵位聽見脫測大言不慚，任意騙人，心裏暗暗的恨惡他，要設法破他的奸謀，就前去訪見脫測問他說：「你有赦罪的權柄，不知道能赦免未犯的罪不能？」脫測回答說：「我奉教皇的全權，無論已犯未犯的罪都能赦免。」那爵位說：

「很好。我有個仇人，願意小小的報復他，不傷他的性命，我願意爲這個事捐十克郎。」約合華銀百元

預購赦罪的文憑，可以全赦我將來的罪。」脫測聽了，嫌他所捐的太少，不肯將文憑發給他。及至那爵位把銀數加到三十克郎，脫測纔把全赦的文憑發給他。不料那爵位所要報復的並不是別人，就是脫測。後來脫測勸完了捐，滿載而歸，半路經過一個大樹林子，正走的時候，忽然看見前者捐銀的那個爵位，率領許多惡僕，四面攔截，把脫測捉住，羞辱責打一頓，纔放了他。沒傷他的性命，只把他用騙術所得來的銀箱全都搶了去。脫測既然遭了那爵位的痛打，心裏大怒，於是跑到按察署裏，控告那爵位攔路搶劫。按察准了他的狀，傳請那爵位到堂上去詢問，爵位一直承認，毫無隱瞞。按察問說：「傷人劫財，有當得的罪，明明載在法律，爵位豈不知道！爲甚麼知法犯法，竟作出這樣的事來呢？」爵位回答說：「我作這個事，乃是明知故犯，因爲我早就捐錢買了赦罪的文憑，所以無所懼怕。說完，就把脫測所給赦罪的文憑拿出來給按察看。按察看了，明知脫測中了計謀。但是他事前已經自赦，所以沒法再定那爵位的罪，就將他放出來。」

## 第十章 辯駁大赦之非

釋教紀實錄  
卷之二十一

路得初次聽說脫測售賣赦罪文憑的事是在一千五百十六的時候。那時候有人將一切詳細的情形都告訴路得。路得聽了就嘆息說：「若蒙天從人願，我必要將他的鼓戳破，使他不能再出聲音。」意思就是說要將他口堵塞。

有一天路得作神甫，在堂中主禮，聽各教友念經認罪，沒有不說自己是有罪當罰的人的。於是路得勸諭衆人自己既然知道有罪，必當竭力改正，求着自贖。衆人回答說：「我們不必改過向善，因為我們已經捐錢買得脫測所給赦罪的文憑。」路得就告訴衆人說：主說：你們若不悔改，必都滅亡。路加十三章三節豈能拿着這樣的文憑求主赦罪呢！你們應當留心，不可以輕信那商人騙錢的法術。你們應當尋求比這個法子妥善的得救法，不當出錢購買文憑求著赦罪。」

後來章登盤的人將路得所說的話告訴了脫測。說路得以爲這捐錢赦罪的事大不合理，應當定罪。脫測聽見十分惱怒，大叫如牛，爲的是要施展他那嚇人的法術。又常在城中公共的地方，架柴焚火，說他已經奉到教皇的旨意：凡有叛逆教皇，批駁赦罪文憑的，應當投在烈火裏焚燒。

彼時乃論只路得聽見，毫無懼怕的顏色。進堂講書的時候，仍是大胆駁斥赦罪捐的非理。又把自己所  
已脫測衆  
論調，印行全國，使凡看見的人都大受激動。脫測看見，就作答詞辯正。路得見着脫測的辯  
詞，又作答詞批駁。彼此爭辯，毫無讓步。脫測一面與路得辯論，一面仍在各堂不住的勸捐，  
並且對着衆人講論褻瀆上帝的言語。路得見脫測的勢力仍不減少。於是不得已，就更用  
最嚴重最切實的言語駁斥他。

那時候在韋登纏有一個大節期，就是薩克森侯新造教堂落成的日子。堂中所收藏自古  
遺留的那些珍貴的東西，都用金銀寶石裝飾起來，使衆人都來觀看。預先佈告衆人說：凡  
進這新造的堂裏認罪的人，都可以得着全赦。

在節期的前一天，就是一千五百十七年十月三十一日，路得大胆進堂。那時候來瞻仰那  
新堂的人，成群結隊。路得就把他辯駁赦罪的題句九十五條拿出來，釘在那新造教堂的  
門上，使衆人都可以觀看。現在摘記他幾個題目在下邊：

第二十七條說：銀錢一入鐵箱，靈魂就離煉獄。這乃是人所捏造的妄論。

第三十六條說：凡人真心靠着主悔罪，便可得着罪與刑罰的全赦。不必用銀錢買大赦的

文憑。

第七十六條說：教皇所給大赦的文憑，連日用最小的罪，至輕的罰，都不能因着免除。

此外路得又把那九十五條抄寫清楚，並寫一封信，謙謙和和的，一齊送交孟致地方的總監督，就是包辦德國的赦罪捐，任用脫測的那個人。總監督得着他的信，輕看的很，並不回答。

那時候德國有個公辯的例。大學堂裏更是常有的。凡遇爭辯的事，或在教堂，或在公地，彼此各選能言善辯的人，互相辯論是非。因為那時候還沒有報紙，所以願意辯論的人都認這個法子最好最方便，因為能使衆人同聽，可以大家評判曲直。

路得貼在堂門的題句，本意是要招人來辯論，不料並沒人來辯。到了第二天還是沒人辯。但是一貼出以後，當天就傳到各處。半月之後，德國全境都傳徧了這個消息。不到一個月的工夫，這個事就傳到羅馬京城。後來又傳到外國，荷蘭西班牙都譯成本國的文字。並且有人帶到遠處去賣給人。於是直到耶路撒冷城都有人讀着路得所出的那辯論。

從遠處來游觀韋登盤新教堂的人很多很多。及至回去的時候，捐買脫測赦罪文憑的很

少抄記路得那辯論題句的很多。於是路得的題句散佈到各處，差不多沒有不讀的人。凡在院中修道的以及學堂讀書的都研究討論那個問題。

後來有某院的院主看見，就對院中修道的人說：「維新的時期到了。所盼望的人已經來了。你們這些修道的人哪，他將要使你們變動戰慄了。」希麥西密憐看見路得的題句，驚以爲奇。就寫信告訴薩克森侯說：「有個修道的人路得應當善待他，將來不免有亟需這個人的時候。」教皇見了路得所寫的辯詞，以爲這不過是兩個修道院的爭端就是了。因爲路得是聖奧古斯丁修道院的人，脫測是杜米尼加修道院的人，無怪他們意見不同。因此教皇曾對人說：「馬丁路得兄弟的才分，可以說是很大。這一切誹謗駁斥的言詞，仍然是修道的人彼此妒忌的常事。」

路得的朋友見路得所作的，都以爲不可，恐怕生起是非。有人將衆友人不以爲然的意思也告訴了路得。薩克森侯聽見這個事，心裏憂愁，以爲這爭端已經開始，不知道將來要到怎樣的結局。有個大學校的老教習看見路得辯論的題句，萬分的焦急。以爲這個事除了求神以外，沒有救濟的法子。就告訴路得說：「兄弟呀，快回到你那小屋裏去，求神憐恤你，

拯救你。」路得本院的人聽見這個事，都大驚失色，擁到路得所住的那個小屋裏，求他說：「你應當謹慎，不要給本修道院招羞辱。」路得回答說：「衆位呀，凡事若不是由於神命，必不能成。若是出於神命，只可聽他去就是了，有甚麼可怕的呢？」

路得起初辯駁的時候，深盼望教會中的首領，本國中的博學，或者能在大庭廣衆之間，幫助他辦理。不料事實上竟有大謬不然的。路得到了那個時候，覺得自己孤立，沒有幫助，怎樣能敵羅馬全國的人和羅馬全教會的人呢？想到這裏，自己也不禁有些戰懼。想拿着自己這樣一個窮苦修道的人，敢與自幼相信的教會對抗，這豈不是妄想胡爲麼！

路得雖然被衆友人嚴嚴的指責以後，未免有些恐懼，覺着胆怯，但是一受仇敵的攻擊指控，他的心就愈發激動，胆力更加充足。

那時候脫測要把路得在教堂裏所講論的已經印行各處設法答辯，於是佈告衆人，選定亞突江邊的富倫福大學校爲辯論的地方。要把路得所定的題句，一條一條的斥駁。脫測請了當時一個出名的講師，名叫溫底奈的幫助他，與他一同到富倫福去。一千五百十八年正月二十日是開堂辯論的第一天。那一天各院修道的人到會的不下三百人。各學生也都入

座同聽。脫測升座之後，先把要駁路得的題句在衆人面前宣讀。其中有一個題，他往返的讀了兩三次。內中的意旨正與路得的大相反對。就是說：無論甚麼人若是說銀錢入了箱子，魂靈不能飛出煉獄的，那個話實在是大謬。三百多修道的人聽見，都很驚奇讚美。彷彿當天的那個情形可以使人信脫測可以大獲全勝，沒人能再抗拒他。不料學生班裏有一個年約二十歲的學生，名叫奈司到經讀過路得所出的題句，按着聖經考查，以爲很是合理。如今聽見脫測的辯駁，心裏大不悅服。又看見當時沒人出來辯駁，更加不平，於是挺身出來辯駁。脫測與奈司到辯論了很久，不能勝過他。於是讓溫庇奈起來講論。溫庇奈見兩面相逼太甚，不敢開口聲明。辯論完了，倒推舉脫測爲天道學進士。

脫測自從遭遇少年學生奈司到辯駁以後，以爲是莫大的羞恥，要設法遮掩他的羞辱。於是在富倫福城外的公地建了一座講書臺，又立了一個殺人的架子，招聚衆人，再辯駁路得的題句，言詞意旨更加猛烈。並且告訴衆人說：路得背反神道，應當將他活活的焚燒。說完了，就把路得所著的題句和講論都放在那殺人的架子上，用火焚燒，表明將路得燒死的意思。

脫測把自己所擬的題句送交薩克森侯，要除去路得先入的言語，解他的疑惑。又派人到韋登盤城去。四下佈分韋登盤城大學校的學生，因為痛恨脫測焚燒他們老師路得的著作，就圍攻脫測所派散書的人。雖然有人出錢購買，也大半都被學生搶散丟失。又在大學校的門上貼一個告白說：今天下午兩點鐘是脫測所著的題句出殯的時候，如果有人願意送葬，到時候請在市場會齊。到了時候，四方來聚集的人很多，都大聲歡呼，以為這樣辦事很對。於是把脫測所送的書全數火葬，以表復仇的意思。這個事傳遍了日耳曼全地，衆人都紛紛的談論。當時路得並不知道這個事，及至後來聽說，心裏甚是憂愁，並且覺着後來的危險，必是愈來愈大。

## 第十一章 在羅馬受敵情形

路得的仇敵不止脫測一個人，還有比脫測更兇的，就是羅馬城中的查教委員。查教委員乃是教皇所設立的官，專管稽查教會中所讀的書，分別論斷可用與不可用。若有犯了教規的人，他也可以查明，究辦懲罰。那時候作這個查教委員的，名叫布廉略，他曾發行一本書，攻擊指摘路得所定的題句。其中有的地方恥笑路得有的地方毀謗，有的地方恐嚇。書

的末尾說：「教皇有權柄，可以按國法治路得的罪，警戒一切先信道後背道的惡人，教會裏不必有人出來和這叛教的人辯駁，與他爭勝。」

路得聽見這樣的話，並不懼過了兩天，寫一封信回答他。信中引用古聖奧古斯丁的話說：「我知道聖經乃是受聖靈感動的人所作的，毫無差謬，我必要專心信從。至於別的书大多是作書的發揮他個人私見的見解，不足憑信。」從這樣的話裏看來，就足以明白路得改教的大意了。他的意思就是願意教會裏的人專信聖經，凡事都要按照聖經去作。

後來布廉略說要殺路得。路得回答他說：「你要飲血止渴麼？」意思說要殺我我實在告訴你。這「殺我」兩個字，一點都不能使我受惡感。我的死算了甚麼呢。我雖然死了，我的主仍然存在。基督乃是我的主，也是萬民的主。願主永福，阿們。」

在古隆地方有個教皇所派的巡察官聽見路得的作爲，憤怒已極，必要將路得殺死，纔合他的心願。大聲呼喊說：「這樣的惡人，若再容他偷生片時，直是悖道已極。應當快快把他領到殺人的架子上，不可以再遲延。」

有伯蘭登盤的就是現在普蘭地方一個監督也提倡說：「我不看見路得被投在火裏，如同這木頭

被投似的，我就到底不能安枕睡臥。」說完，就把一塊木片投在火裏焚燒，表示他的意思。最使路得傷心的，惟有一個仇人，就是他的老友，名叫愛克的。愛克在因古斯登城的大學校裏作教習。他初接到路得的題句，很喜悅，後來又因為看見事機不順，反唇抵抗。將路得的題句一條一條的批駁，但是他自己不出名，只用一個刀形的十字作記號。路得看見也一條一條的批答他，不出自己的名字，只用一個星形的×字作記號。其中的大意就是說：你所批駁的，完全不是根據聖經，乃是憑着世人的思想見解。

路得願意人人都明白真道，根據聖經使他的說法通行各處。於是印出許多種小書，發行四境。如同論到十條戒的各題目，以及講解主禱告文的各篇，或是獨印一本，或是合印一冊，講書的時候，對衆人詳細的解明，因此聽講的人，日見增多。

一千五百十八年四月，聖奧古斯丁修道院的人，在海德盤招聚大會。路得的朋友勸他不必去。因為知道所經過的地方有許多的人，要毀謗他。但是路得一生，從沒有因為懼怕危險難患的緣故，稍微阻擋了他當作的事。何況那地方有大學，力勢很大。所以路得必要前去，將自己所定的題句宣講給那所有的大學生。

路得在大學校講論的時候，有五個天道學的進士起來攻擊他。路得一一的答辯，用溫柔、忍耐、智巧勝過他們。聽的人都甚以爲奇。有三個少年的學生聽了他所講的，大受感動。其中有一個，名叫蒲扇特，特帶着紙筆墨水，爲的是記路得所講論的。後來蒲扇竟成爲有名的維新黨人。英國人聽見他的名聲，特特的聘請他到英國去，立他爲岡庇立治大學校的教習。至終死在英國。

那時候巴勒典侯也在座，聽見路得的辯論甚是喜悅。就寫信給薩克森侯說：「路得大有辯才，毫無阻擋，足可以增韋登盤大學校的榮光。」路得去赴海德盤的聚會的時候，乃是走着去的。及至散了會的時候，奧古斯丁修道院的人因爲敬重路得的才，所以各人捐出錢來，雇了一輛馬車將他送回去。

路得從海德盤回到韋登盤之後，將他所定的題句，一條一條的註解，發明其中要緊的義意，編成一本書，定名叫辯題註解書中的語氣很和平，大意就是表明信道的人若能真心悔改，自然就可以得着罪孽的赦免，不用教皇所給的文憑。又說明凡關係信德的事，專以聖經爲主。除了聖經以外，沒有一本書可以使人信靠得救。

路得那時候雖然知道舊教之中有許多謬誤，只是他那尊崇教皇的心仍然沒有些微的減少。以爲那時候的教皇劉第十辦事都是按照公義，居心很喜愛真理。他曾寫信給教皇，言詞意思都很虔敬。如今可以將他信裏的話摘錄幾句，記在下邊：

信的起首說：教弟馬丁路得乃是與古斯丁修道院的修道士，求永世救贖的，謹致信給至有福的聖父，就是極尊貴的總監督劉第十教皇陛下。

信裏說：近來聽見謠言四起，都是對於我有莫大的關係。又聽說有人在陛下下面前，控告我行的事，指我爲反道、叛理、賣教的人。又把諸般辱罵的惡名加在我的身上。如今我求告聖父，垂聽我的言語。我如今不過是一個後生，惟求陛下的訓誨就是了。

路得又把當日辯論的情形，在信裏從頭至尾詳細的述說一遍。於是接著說：

聖父啊，我因爲這個事情，俯伏在駕前，舉出我一生所作所爲的事來，求聖父的判斷。有惡請治罪，有善請保護。救助，仇恨，生活，殺死，都願意聽從聖父的命令。因爲聖父的命令乃是代替基督所發出來的，我應當遵從。如果我有罪當受死，我情願受死，毫無悔恨。因爲普天之下都是主的土地。地上所有，也沒有一樣不是屬主的。願主永遠得讚美。願聖父

永遠得保護。阿們。阿們二字就是誠。一千五百十八年某日，弟馬丁路得與古斯丁

謹稟。

路得在那時候還盼望教皇公義對待，無奈抗拒，仇恨路得的羅馬人想各樣的法子，要圖謀報復。起初先用離間的計策，要使薩克森侯與路得絕交，不再保護他。那個計策沒成。同時帝馬西密憐也寫信給教皇，論到路得的事說：「我願意全國聽從你的命令。對於路得的事，如果有你的命令可以榮耀上帝的地方，天下沒有不遵從的。」於是教皇降旨，召路得到京裏來。給他六十天的期限。控告審問路得的事都歸查教委員布廉略一人辦理。

路得在韋登盤城接奉教皇的批答，命他快快的來京，聽候審問。就對友人說：「我所以寫信稟告教皇，乃是盼望他主持公道，保護真理。或者可以祝福於我。如今反倒出來這樣的命令，這豈不是大失所望，如同聽見青天裏的霹靂一樣麼！」

衆友人聽見這個事大驚。但是無論用甚麼法子，都不能免了這羅馬一行。到了那裏必定遭遇敵人的毒手。如果不去，必要被定違抗教皇的罪。於是凡與路得爲友的，沒有不盡心竭力，設法救護的。韋登盤大學校的人公稟教皇，求他秉公辦理。又寫信給教皇的內務大

臣，求他設法保護說：「馬丁路得與古斯丁乃是本大學校裏最尊貴最有名的老師。他身體軟弱疾病，不能起程。再者行走這樣的長途，其中有許多可慮的險阻，恐怕難以遵奉教皇的命令等的言詞。薩克森侯也專函代求帝馬西密憐保護他。」

那時候教皇所屬的紅衣主教之中

又稱教皇宰相

有一個人，名叫鉛奇登，要邀那平定日耳曼教

案的大功，可以自己得着榮耀。於是在教皇面前奏請將審問路得的案件交給他辦理。教皇應允他所求的，特賜全權，命鉛奇登前往日耳曼境內的奧斯盤城去，審問路得背教的案件。鉛奇登奉旨出京，求帝馬西密憐和各國的諸王侯協力相助說：「如果得到路得請嚴密看守，不要使他逃走，以便押解到奧斯盤城去審問。或者使這樣蠱惑人心的瘟疫可以除根。如果有不肯相助，不將路得和他同黨的人拘拿，解到官府管押的人，應當逐出教外，千萬不可寬縱。」

路得去受審，本來有六十天的期限，或者可以盼望他轉念生出後悔的心。不料還沒到兩個月就被亞斯古城的監督把路得審問，定他是背道的人。

路得正當那患難的時候，遇見一件大可喜的事，就是他的朋友，名叫密蘭登的，方從遠方

來到章登盤那個人很有才，平素因爲溫柔，和氣被世人知名。十四歲的時候就考取了秀才。十七歲成爲進士，作理學大講師。二十一歲任章登盤大學校的教習。

密蘭登到章登盤四天之後，初次在大學校講論，所講的臘丁文理，很是深雅，足可以表明他學問淵深，識見廣博。在座的人沒有不驚奇歎美的，以爲他那樣的年歲，竟有這等精深的議論，真是令人欽敬。從那時候以後，路得就與密蘭登成了知交。路得膽大勇敢，密蘭登膽小溫柔。兩個人作朋友，正是相輔助相成全。然而得益處最多的事，就是路得把聖經講成日耳曼文的時候，因爲密蘭登深通臘丁文理，路得每逢遇見煩難的詞句，必要和他商酌定規，以便達到完美的地步。

### 第十二章 在奧斯盤審訊情形

衆友人苦勸路得不要到奧斯盤去。有個子爵，名叫奧爾盤的，寫信告訴路得說：「聽說有衆貴人在路上約定要與你爲難，必要將你捉住，絞死或是溺死。」路得聽見這個消息，毫不動心。因爲他心裏就是怕得罪真神，其餘的他都無所懼怕。他也常記念主的話說：「凡在人面前認我的，在我天父面前也必認他。」

路得臨行以前來薩克森侯發給護照，令沿途的地方官保護平安。薩克森侯回答不必用護照。但是寫了幾封薦信交給他，使他親自投遞奧斯盤侯的議員。此外又贈送路得路上應用的川資。

路得臨行以前來薩克森侯發給護照，令沿途的地方官保護平安。薩克森侯回答不必用護照。但是寫了幾封薦信交給他，使他親自投遞奧斯盤侯的議員。此外又贈送路得路上應用的川資。

路得臨行以前來薩克森侯發給護照，令沿途的地方官保護平安。薩克森侯回答不必用護照。但是寫了幾封薦信交給他，使他親自投遞奧斯盤侯的議員。此外又贈送路得路上應用的川資。

路得臨行以前來薩克森侯發給護照，令沿途的地方官保護平安。薩克森侯回答不必用護照。但是寫了幾封薦信交給他，使他親自投遞奧斯盤侯的議員。此外又贈送路得路上應用的川資。

路得

路得臨行以前來薩克森侯發給護照，令沿途的地方官保護平安。薩克森侯回答不必用護照。但是寫了幾封薦信交給他，使他親自投遞奧斯盤侯的議員。此外又贈送路得路上應用的川資。

路得

路得臨行以前來薩克森侯發給護照，令沿途的地方官保護平安。薩克森侯回答不必用護照。但是寫了幾封薦信交給他，使他親自投遞奧斯盤侯的議員。此外又贈送路得路上應用的川資。

交。其實他乃是受了鉛奇登的主使，派他來勸路得不要固執已見，可以自認失言，將所定的題句以及所擬的講論一概收回，止息紛爭。路得回答他說：「如果若查出有某句某字不合道理的地方，自然應當除去。」耶加聽了甚是歡喜，告辭回去。

那時候路得的友人和本城的議員都勸路得先求皇帝親給保護的執照，然後再到鉛奇登那裏去聽審，免遭不測的危險。其中還有人願意代他求皇帝，可以得個保護的憑據。正商議的時候，耶加去了又回來，告訴路得說：「鉛主教等候要見你。你去見的時候應當俯伏下跪，不命你起來，你就不能起來。」

路得將衆人的意思告訴他，說若不得着皇帝的護照，不願意去。路得明知道護照並沒有甚麼用處，因為從前在他本國有個維新黨的人，名叫赫司，他雖然有皇帝的護照，至終也沒免了那焚死的慘刑。如今所以要這個護照，實在是因為薩克森侯囑托，那城裏的議員又應許代他要求，所以不忍埋沒他們相愛的誠心。

耶加於十月初十日，就是禮拜一上午，耶加又去見路得，用臘丁話問他說：「你爲甚麼不去見鉛主教呢？他待你很仁厚，甚盼望你快去。他對於你的希望，不過有六個字就包括了。就是請你

他已說我願收回前說」六個字，請你同着我去見他罷。你有甚麼可怕的呢？路得自己思想這六個字的關係非常重大，所以不回答他，不過說：「我等着接到護照，立刻就去見。」

耶加發怒說：「大眾棄絕你，你能在甚麼地方藏身呢？」路得仰面向天回答說：「在上天的下面。」耶加沒有話說，就辭別去了。不久就等着護照。

他改

路得接到護照之後，就同着幾個友人一同去赴審。鉛主教授待他雖然冷淡，可是仍不失禮貌。路得開口說：「大公大義的父啊，我乃是聖教會裏至謙至順的兒子。如今奉教皇的召，來到你的面前。我承認所印的講論和所定的題句都是我自己作的。就是今天這個審問的事，如果有人控告我甚麼，我很樂意聽。若查出其中實在有我的過失，我甚願意受教改正。」

鉛奇登聽了他所說的，就用謙卑的言詞回答，很誇讚路得的謙心，極力說明自己的喜悅。盡力勸諭路得承認他是一時的錯誤，願意收回他的題句，應許以後不再傳揚那樣的論說。

他改

路得願意見教皇所來的信，請鉛奇登拿出來給他看一看。鉛奇登說：「我子啊，我不能允

他改

路得改教紀略 第十二章

路得說：「你的請求，教皇所來的信，不便拿出來給你看。你只認你的過錯，以後再講論的時候，要格外謹慎，不再蹈故轍，不再吃你所吐出來的就好了。」

路得說：「這樣請將我所講論的差謬，明明指示我，我很願受教。」

錯奇登說：「我來並不是要與你辯論是非，不過勸你自己選擇，看是願意收回你以前所講論的，或是願意身受你自己的重罰。」

路得見空言無濟於事，彼此互相辯論，永不能止息爭端，於是願意告辭而去。錯奇登問他說：「你願意我發給你一張護照，自己親身到羅馬去麼？」那時候路得若是允許他所要請的，就真入了敵人的手。所以錯奇登再三再四的請問，路得至終不肯允許。因為在日耳曼境內，還可以盼望得着友人的幫助。

後來路得回到院中，纔知道有一件大喜的事，因為聽說史到底致特到奧斯盤來幫助他。路得把近來的事都告訴他，並且說：「我若不見錯奇登指出我的錯誤來，至終不願意我自食其言。」史到底致告訴他說：「你所回答錯奇登的話，都應當寫出來，不可以單憑着

口舌述說。」

到了第二天，又開第二堂審問。路得帶着一個記錄，一同往會所去。史到底致利那城中的議員都陪着路得前去。因為議員乃是奉城主的命到堂上去記事，並照料路得以防不測。路得到了堂上，照着平常行了當行的見面禮以後，就把他要呈上的謄帖拿出來，高聲朗誦一遍說：「凡我所求的，沒有不是真理的。凡我所講的，都合乎基督教的真道。但是我自問，還不過是個人，所以我決不敢說我所講論的毫無錯誤。因此我如今請求明明指出我所講論的過失，我甚願意受教更正，使所有的都合乎真道真理。如若不先查明錯誤的地方，就是逼着我一概收回，我決不願意照辦。」

鉛奇登原來沒想到路得有這樣堅決的口供，但是面上仍然不帶怒容，勸他說：「你不必這樣拒絕。公中講論與私下談辯都不是我所願意作的。我的朋友啊，你就是一概收回就是了。教皇的旨意命你收回，你願意不願意呢？」

路得見鉛奇登這樣的對待，直彷彿父母對待悖逆的小孩似的，就厲聲回答說：「我不能收回。我願意用我親筆所寫的答辯。」鉛奇登的意思是要斥駁他所講論的非理，但是不准他答辯。路得與史到底致見一再的會聚都是徒勞無益，爭辯也沒有用處。於是路得提

意既然不准口辯，不妨請鉛奇登准他用筆墨回答。鉛奇登本來也是不願意允准，但是被衆友人代請，就勉強允許。

第二天路得又同着友人進鉛奇登的府第，看見鉛奇登在座，四圍有一班意大利人擁護着他。路得上前把所寫拒絕的說詞呈上去。內中用聖經證明告解救罪的不合乎道理。必須以信爲赦罪的要道。又告訴鉛奇登說：「我心裏就是求着得真理的光明，請千萬不要逼著我作那與良心相背的事，是我所幸盼的。」

鉛奇登接過他所呈的說詞去，略略看了一眼，就扔在地下，大怒說：「路得你必須收回。」後來又與路得略略的辯論，指說他的錯謬，就呼叫路得說：「收回收回，不然就要將你解到羅馬去。我也要將你和你的同黨以及一切會照顧過你的人，一概逐出教會。」路得回答說：「請你把我的說帖轉奏教皇劉第十聖覽，可以傳達我這一番謙虛懇求的意思。」鉛奇登更加怒氣厲聲回答說：「快快的收回，不必多說別的。不然就不准你再來見我。」路得行禮而退，仍然與那城中的議員一同回去。從那時候以後，不再與鉛奇登相見。只是鉛奇登的心裏，永不能忘這個維新改教的人。

路得回院以後，堅守真理，歡喜平安，毫無畏懼的意念。

過了不久，鉛奇登又自己反悔前日的傲慢無禮，特請史到底致到府裏來商量，求他婉言勸說路得收回前言。史到底致以爲這個事最好是定規一個日期，把衆人招聚在一個地方，公開演講。或者大眾可以公斷是非曲直。鉛奇登說：「不可，我怎樣肯再與這悖教的禽獸辯論呢？於是史到底致請鉛奇登把擬請路得收回的論說一條一條的寫出來，可以轉交給路得。鉛奇登應允，於是告別。

過了兩天，並不見鉛奇登的稿子送來，路得的友人大驚，恐怕是又有了別的變故，都彼此談論說：「鉛奇登又要設計害人了。他必是要拘拿路得和他同黨的人，將他們下在監獄裏。」

史到底致與林克願意離開奧斯盤路得，不願意往別處去。到第三天，路得又寫信給鉛奇登，請他快快的答覆。鉛奇登仍然是不回答。鉛奇登與他屬下的衆人，都那樣寂寂無聲，實在是令人疑懼。衆友人都告訴路得說：「快快寫個稟帖對教皇訴說，請教皇辦理。這個地方不可以久留了。」

路得等到第四天，仍然沒有回信。於是聽從友人的話，預備起程。臨行的時候，又寫了一封信，等着起身之後，送交鉛奇登，又寫了一個要上給教皇的奏稿，等動身兩三天以後，當着記事官和衆人見証人的面，貼在大堂門口，使衆人觀看。

第二天早晨，天沒亮的時候，史到底致臨行的時候，所留給路得預備他起程的馬，已經拉到院前伺候。路得與衆友人辭別以後，就上馬起行。馬並沒有鞍轡，只得勉強騎坐。有一個引路的人，領路得走荒僻的小路。到了城門，那裏有個使民人出入方便的小門，早有友人轉告管城的官，留着沒關。於是出了城，出了城門之後，這纔覺着平安沒甚麼可憂慮的。及至回到韋登盤，和衆友人握手相見，都大大的喜悅。

### 第十三章 教皇婉勸情形

鉛奇登聽見路得已經回韋登盤不辭而去，心裏大怒。因為這一次鉛奇登一事無成，沒見着路得收回他以前的論說，也不會定了他甚麼罪。於是不得已，寫信告訴薩克森侯，請他將路得解送到羅馬京城，或是將他驅逐出境，可以遮遮自己的羞辱。信的末尾也勸侯爵不要因為護庇一個可憎惡的修道士，以致污辱先代的聲名，失了爵位的體面。

薩克森侯接到鉛奇登的信，並沒立刻答覆，不過把來信抄寫，寄交路得任憑他自己的主意定奪。路得接到那個信就答覆侯爵說：「鉛奇登所請求侯爵的事都與理不合。他勸侯爵允准他所求的，說是可以保全聲名，維持體面，那知道事實正是相反。如果侯爵准他所求的，將一個無辜的修道士交在他仇敵的手裏，豈不是愈發污辱侯爵的聲名，愈發失去侯爵的體面麼？惟望侯爵代我轉求教皇，親筆批明我所論的謬點，並加改正，那樣不但是我路得一個人的萬幸，也是真道的萬幸。」

侯爵看了路得回答的信，很讚美他的公義，愛惜他的誠實，心裏紀念他。於是寫信答覆鉛奇登大意就是說押解和驅逐這兩件都不便照准。

路得答覆侯爵的信稿，被韋登盤大學校的衆師生看見，都以為措詞很合理，願意協力幫助。從此以後，路得的聲名愈發隆盛。日耳曼各部大學校中的學生聽見路得的大名，都相率到韋登盤大學校去游學，親自領受路得的教訓。或者是論教道，或者是論學問，都以路得所說的爲標準。凡聽他的教訓的都得耳目一新。可以說是在那時候已經開了一條新教理新學問的門路。

後來羅克森侯勸路得離開韋登盤往別處去。路得臨行的時候，講書辭別，並沒告訴衆人要往甚麼地方去。後來願意與衆人再見一次，於是請衆人宴會。正坐席的時候，忽然又從侯爵那裏來了一封催促的信說：「爲甚麼這樣遲延着不走呢！」路得看了，大有不快樂的樣子。後來念到詩篇二十七篇十節說：「我父母離棄我，耶和華要收納我。」心裏略略覺着安慰。衆友人見這個情形，都不住的流淚。不大的工夫又從侯爵那裏來了一封信。這一封信並不像頭一封那樣催促起身，情形忽然中變。信裏大略是說：「教皇新派了一個欽差，很盼望會議定奪，如今請暫且先不要動身。」

鉛主教查辦教案，勞而無功，羅馬人大不滿意。教皇和衆主教也都以爲路得的固執不改，是因爲鉛主教辦理不善，一味的傲慢恐嚇，正可以激起路得的怒氣，與所要辦的事倒毫無益處。如果不用這樣的法子，可以先用利祿動他的心，用甜言蜜語誘惑他，應許使他能得主教的職分，或者可以應許他得着紅衣主教的職分，就可以使他容易回轉了，其實發起這個說法的人豈是真知道路得麼，不過是他們以自己的心忖度別人的心，所以想路得可以受名位利祿的誘惑。

後來路得將他在奧斯盤與鉛主教問答辯論的情形言詞印成報告車子，發行各處。一千五百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又在韋登盤教堂裏聲明上告之事。請教皇將這個案件交給議論教務的大總會，公同審判定奪。這個事體關係很大。如同反叛一樣。從此更可以表明路得的大胆。早前曾有某國的王也犯了這樣叛逆教皇的事，竟被教皇逐出教外。所以路得那時候就是被人逼迫驅逐，出離日耳曼全境，也是意中的事。因此他甚願在未走的時候，先將他一切拒絕不依從的詞旨，曉諭衆人。

路得的意思是這樣，但是教皇的意思忽然又變了那樣。就是願意設法與路得和好止息爭端。那時候羅馬教皇有餽送歐洲國王全玫瑰花的例。每年一次。先用金子作成玫瑰花代著耶穌基督的金身。定日期行禮，稱爲聖花，然後贈送歐洲各國有名的侯王，以表榮顯的意思。薩克森選侯曾在四年前請求教皇賜給他，直到這一年教皇願意得選侯的歡心，纔將花贈給他。特派一個薩克森有爵位作羅馬大臣，名叫米底致的，爲送花使者。並囑咐他到了境界之後，可以查訪路得的案件，也要設法求選侯屬下的議員的喜悅。

有人疑慮米底致前來，將要與路得不利，於是告訴路得說：「應當謹慎，他這一次到這裏

來，乃是特意要捉拿你，將你解到羅馬去。」此外又有友人以爲曾經親眼看見教皇交給米底致的諭旨，這樣的惡消息確實可信。但是路得回答說：「我就是等待上帝的旨意成就。」

選侯在那時候難以調停，也不知道怎麼樣纔好。用恐嚇的法子路得已經堅強不屈。如今教皇又忽然用和好的法子，恐怕路得難以抗拒。莫如使路得深藏不出來，一概不見來客。等到這事情過去，或者可以避免。正在那樣猶豫的時候，忽然得着一個意外拯救的法子。一千五百十九年正月十二日日耳曼皇帝麥西密憐，必須另選立新皇帝，暫時由薩克森選侯代攝皇帝一切的政事。選侯趁着這個機會可以保護路得不必再聽教皇欽使的命令。正當那舊皇帝去世，新皇帝沒選立的時候，有奧國的王，名叫甲列斯願意求衆選侯舉立他爲皇帝。教皇聽說，很是不以爲然。那一番深深抵拒甲列斯爲皇帝的心比抵拒路得改教的心更甚。因爲這個緣故，所以他更要設法求薩克森選侯的喜悅。

米底致到薩克森的時候，日耳曼皇帝還沒死。米底致和選侯的書記史保臘丁素來就認識，於是來拜訪的時候，就告訴他這一次來就是要控告路得史保臘丁說：「這個事都是

因爲脫測虛假驕傲所生出來的爭端。」米底致聽了很是詫異，於是傳脫測到案審問。脫測聽見堂上傳他，很是害怕，不敢到案。正與路得的樣子大不相同。

米底致這一次查辦路得，教皇曾囑咐他，不要用威逼的法子，專用甜蜜的言語誘惑。於是請路得在史保臘丁家裏相見，因爲他們兩個人都與史保臘丁有交情。米底致本來不認識路得，不料一見了面，顯出十分的友愛，就讚美路得說：「你知道你的勢力很大麼？天下的人都棄絕教皇，就近你了。請你放心，我雖然領着二萬五千兵，也未必能解你到羅馬去。不過我現在願意求你一件事，就是自從你提倡興起你的新說法以來，教會大受傷損。若要補救教會這樣的傷損，非得你收回以前的說法不成。路得在當時發表意見，大概就是說從今以後，如果仇敵不再出來爭辯，自己願意永不再提以前的說法。自認從前所發出的言論太猛，但願凡讀他的書的人，不要以爲他是敵抗羅馬的教會，乃是他所深盼望的。末了說，如果能使教會得益處，不論甚麼事他都願意去作，願意忍受，只是決不能收回以前的論說。從此可見當日路得的心裏，仍然敬重羅馬教會，還不是完全的不信服。看他呈報教皇的信，就更可以知道路得有求和的意思。他那信的末尾說：「我認天地之間沒有在

羅馬教會之上的，惟有耶穌基督實在是萬民的主宰。」

過了幾年路得在他所著的一本書裏述說當日改教的煩難說：「如今基督教中凡讀這本書的人，應當想到我早年所經歷的苦難危險。用我一個人手脚的力量，脫離天下萬民習慣成風的惡俗，以致能改變那樣的風俗，使衆人信奉舊教的心變成信奉新教的心，是何等的困難！」

米底致與路得第一次在史家相見的時候，提意願意在總主教裏公舉一個人，判斷這個案件。路得應允，兩個人就分散。

到第二次聚會，似乎已經立約和好，彼此應許以後不再爭辯。無論是口舌宣講或筆墨傳述，以及一切對於教道的事，一概永遠不提。米底致很歡喜，請路得宴飲。臨別在時候米底致也照着規矩與路得行相抱的禮，然後分散。

米底致傳脫淵到案，責備他說一切的禍端都是由他一個人起的。並且告訴他教皇大大的震怒，恐嚇他。及至查他所經手的賬目，又得着侵挪妄報的實在證據。脫淵知道沒有可辯論的餘地，只得低頭受罰。過了不久就因爲憂憤交加得病而死。臨死以前路得曾寫給

他一封信安慰他。從此可見路得那一番仁愛待人，不記舊仇的心。

那時候鉛奇登在德利富城，米底致去見他，論到路得的事，他以為雖然允許此後不再招搖生事，只是以前的論說並沒收回，到底不能斷絕他的根源。於是他們同心設法，必要使路得將以前的說法收回，心裏纔覺着痛快。兩個人去見德利富城的總主教，請總主教出名，寫信給薩克森選侯，請他將路得送到德利富城去問話。不料選侯與路得都不允從他們的請求。因為選侯自從攝行皇帝的職位以後，不再懼怕教皇和欽差的威勢。路得一方面，他準知道一到德利富城，必要受他們的禍害。

德利富城的總主教爲人溫厚和平，與選侯約定，對於路得這辯教的案件，可以慢慢的再議論。等到二年之後，籌備國會在完姆斯城聚大會的時候，可以在衆人面前公辯。

當時路得把教皇前後所降的諭旨都一一的記在書上。自從經過這一次的查考以後，路得的見識大變，辯教的心志更加懇切。他所作的書傳遍歐洲各處，凡讀他書的人沒有不激動奮興，願意改良維新的。因此從前與米底致所立那永不再提的約言，就又起了爭端。這一次又起了爭端的緣故就是因爲一個名叫愛克的人。愛克在衆人面前辯駁路得的

題句曾在八處的大學校裏講論，頗佔優勝，因此心滿意足，要趁着這個機會顯顯他的才能。於是到處爭辯，已經與一個信從路得名叫高斯達的人屢次爭論，相待不決。愛克就選定在雷潑雪城的大學校裏，約定日期，招了路得來，公同講論。

愛克不肯與高斯達辯論，因為自己想着就是勝了他，也沒甚麼榮耀。因此拿定主意要駁倒了路得，羞辱他一番。愛克先出辯題十三句，攻擊路得改教維新的大題目，爲的是引路得前來辯論。路得見了，毫不懼怕，放心大膽的提出辯題來答覆他。

所辯論的之中有一個大題目，就是論到教皇稱爲大監督或主教，可與不可。公爵喬治聽見這個題目，大驚失色，因為雷潑雪城正是在喬治所管轄的境界之內，路得提倡這樣的異說，恐怕是與地主大有妨礙。路得寫信求公爵許他與愛克辯論，公爵不回答，只許路得入座同聽，不准他與愛克駁辯。

那時候主教之中有一個名叫亞德福的，勸公爵禁止雷潑雪城的公講，止息爭端。公爵批駁他說：「凡教道之中有疑難爭辯的事，都是藉着公講辯論明白，定規取捨。這個條例相傳已經很久，你如今身居主教的職分，竟要把祖宗的成例廢除，這豈不是奇怪的事麼！身

爲天道的教師，可不願意保護道理，這豈不是虛耗俸祿麼？倒不如將這一筆俸銀奪回來，拿去養活老婦和幼孩，還可以使他們做點縫紉歌唱的事。

雷潑雪城的修道士以及所有祭司人等，都勸本城的人不要與路得來往。於是路得和他的友人被衆人譏笑，常覺臉面無光。

愛克初到雷潑雪城的時候，衆人都出城迎接他。他身穿祭師的服裝在前邊引導，一路進城，就如同出會一樣。等到路得來了，愛克就到路得所住的地方，對他說：「你來作甚麼？我聽說你不是不願意與我辯論麼？你來作甚麼呢？」路得回答說：「公爵不許我辯論，只准我入座與衆人一同聽講就是了。」愛克說：「我如果向公爵請命，准你辯論，你願意不願意呢？」路得很喜歡說：「只要有公爵允許的命令，我就可以與你辯論。」愛克於是去見公爵求他。大胆告訴他說：「如果得了公爵允許的命令，一定要把路得駁倒，決不致使公爵受甚麼羞辱。」公爵聽他所說的，就允許了他。

愛克與路得辯論了有二十天的工夫。所辯論的大端就是奉教皇爲至尊的事，教皇施行大赦的事，陰間煉獄的事，信徒告解悔改的事，神甫能赦人罪的事。辯論已畢，並沒有人定

他們所說的或是或非。愛克同他的友人在外邊宣傳，說他已經勝了路得。但是由旁人看起來，說他們兩個人互相爭執，並沒分勝敗。

雖然如此，路得所講論的言詞沒有不中理的。使凡聽見的人都銘刻在心，不能忘記。因此信從的一天比一天多。甚至愛克自己的書記官也變成維新黨的人。又有一個希伯來文教習，名叫塞拉留的，本來是路得的一個最兇的敵人，一聽見路得的議論，就起了查考聖經的心。一查聖經，這纔知道路得所講的新道確有根本。不久，他就自己辭了那教習的缺，到韋登盤去向路得就學。

路得自從這一次辯論以後，更看出教皇稱爲至尊，奉爲教主的事，實在是極端的謬誤。密蘭登也改了他那平素講究理學的事業，專心考究天道學，成爲天道學的進士。

那時候路得又把自己所註解的保羅達加拉太人書印行，散佈在各處。書中發明因信稱義的要道，很有力量。所說的就是我們人得救並不是靠着自己的功勞，乃是專靠主耶穌基督代死救贖的功勞，所以凡信主耶穌基督的，雖然沒有功勞，也都可以稱義。

#### 第十四章 焚燬教皇諭旨情形

愛克那時候成了路得的大仇人。一千五百二十年春天愛克親自往羅馬去，爲的是激動教皇除滅路得。

那時候日耳曼帝麥西密憐去世，衆選侯都聚集在富蘭福城，公舉接位的皇帝。應當嗣位的有三個人，彼此相爭。一個是麥西密憐的孫子，西班牙奧斯地亞等國的王名叫甲列斯。一個是法國人名叫佛耶西斯第一。一個是英國的王名叫亨利第八。這三個人都不合教皇的意思。於是教皇諭令衆選侯試着在各邦的選侯裏舉一個人作皇帝。衆人就舉薩克森選侯傅勒得力。但是傅選侯婉言推辭說：「我如何敢當這個重任。應當另選賢能的人纔可以救日耳曼的困難。如今有強敵突厥已經到了邊界，應當想想怎樣抵擋。西班牙所屬的奧斯地亞境內，也有與突厥交涉的事。西班牙王似乎是突厥天然的敵對，所以不如立他。」

衆選侯聽了這話，很以爲對，於是舉西班牙王甲列斯爲日耳曼皇帝。稱爲甲列斯第五。一千五百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舉行加冕的禮，非常熱鬧。遵照沙立曼的例，稱尊號叫大帝。自從沙利曼大帝以來，歐洲的帝王之中沒有像甲列斯第五的權勢那樣大的。這一次

公舉皇帝的事，與路得改教一節大有關係。因為如果薩克森選候直受不辭，那樣改教的事自然容易成功。後世的人論斷起來，或者要說改教的事是幸賴薩克森侯的輔助得已成功。如今既舉了甲列斯爲皇帝，已經沒人輔助，可以免去那個說法。

路得聽說甲列斯爲皇帝，就寫信寄到西班牙京城。那時候甲列斯還沒離開京城。信中的大意就是求王保護真理，並且說上帝命你爲皇帝，實在就是給你大權，使你可以保護上帝的真道。甲列斯看了，知道是日耳曼的修道士所寫的，所以很輕看，不回答。

那時候路得的性命非常的危險。有梅森城的神甫對衆人宣言說：「凡殺路得的可以免罪。」有一天路得在院外獨自行走，有一個不識姓名的人，袖着手鎗走到他面前，忽然問說：「你爲何在這裏這樣獨自行走？」路得回答說：「我的性命是在上帝的手中。上帝乃是我的刀，我的盾牌。人怎能害我呢？」那個人聽了，大驚失色，全身發抖，立刻就逃走了。剛加也寫信給薩克森侯，請他不要容路得在薩克森境內有藏身的地方，飭命屬下各處查拿，沿路可以用石頭砍死。如蒙允許，照這個法子辦理，比受賜一萬克郎約合華銀萬兩的恩典更大。一天有人見薩克森侯，當面責問，叫他不要護庇路得，恐怕遭遇教禍。選侯於是命差

官到教皇那裏，稟告聲明自己從來沒保護路得。凡事都與自己毫不相關，任憑他個人自保。雖然如此，路得仍然有幫助他的友人。有個日耳曼最有權勢的壯士，就是侯爵幕府中的人，特特差遣他的兒子到韋登盤送信給路得。信裏說：「你的命甚是危險，快來就我。我靠上師的旨意，不久要聚集一百紳士，協力幫助，保護你脫離這個災難。」同時又有別處的壯士也給他寫這樣的信。路得就寫了一封公共的回答他們說：「我不願意用兵力殺人流血，保護福音。當以傳福音為勝過天下的利器。」當時路得仍然自己讀書，查考教皇所以僭妄爭奪權勢的根由。愈查考愈驚異。一千五百二十年六月，路得刻了一個改教維新的說帖，求日耳曼皇帝以及信道的列邦公侯設法整頓教規，修改教法。

路得在所刻的說帖之中，將羅馬教皇所作貪贖欺騙的事，百年以來明知道不對，可沒人敢出來辯論的，一件一件的都寫在書上，明定他的罪。起首論教皇說：「教皇稱為代主基督，這個名字奇怪極了。他一切的衣服起居都駕乎皇帝之上，豈不更怪麼？救主耶穌是何等的謙遜，使徒彼得何等的自卑，教皇能拿甚麼來比較呢？」

後來又論到教皇手下的紅衣主教，竭力的指斥他們說：「這等人的行為正如同買賣人。」

要把日耳曼境內的錢財盡都搜括，充滿教皇的府庫。爲今之計，先應當把日耳曼列邦境內教皇所派的欽差盡都驅逐，再把教皇所賣出的大赦文憑全都除去，因爲這都是虛假騙人的事。

又論到修道士和神甫，引証保羅達提摩太人書裏的話說，主教應當娶一個妻，如今教皇倒禁止他們娶妻，以致生出許多犯姦淫謀害人的惡事，這豈不是謬誤麼？

最末了論到節期，聖日以及各大學校各學堂等等的。

這個論說印行了不久，已經賣出四千張去。於是全國騷動，信從路得的新說法的，到處都有。就彷彿升旗子似的，衆人都來歸向。

那時候愛克在羅馬設法要定路得的罪。竭力在教皇、大臣、神甫以及衆民的面前傳述路得的罪狀，一心要求着達到他的目的，纔覺着暢快。於是，由教皇降旨意，限路得在六十天之內把以前的論說收回。如若過了期限仍不收回，就要把路得和他的同黨一併逐出教外。

教皇所發的諭旨名叫跋喇，譯出來就是印的意思。教皇的印有的是用錯製的，有的是用

金子製的。印的正面有彼得羅保兩個人的像。印的反面有教皇的名字。作的就如同郵政局的用的郵花似的凡降諭旨的時候，將印票用繩繫在信上，作爲憑証，叫作教皇的跋喇。

教皇所降的諭旨裏說路得所刻辯教的題句裏，有四十一句實在是悖教已極。凡境內的各主教都應當竭力搜獲路得所著的書，當着衆人焚燒，銷除大害。路得和他的同黨如若遷延不肯將以前的說法收回，就應當捉拿，解到羅馬去審問治罪。

愛克既然求得教皇的諭旨，於是教皇就命愛克到日耳曼去宣旨。衆人都以爲這不過是愛克假傳諭旨，官報私仇就是了。因此有幾個主教接到這個諭旨並不宣告衆人。有幾個地方已經貼出來，被衆人撕下來用腳踏踏。在安福德城有學生把這個諭旨扔在河裏。在雷滋雪城有學生用歌詞罵愛克，沿着街歌唱。愛克見了這個情形，就在黑夜逃走，躲起來。路得聽見這個諭旨傳佈，就嘆息說：「愛克所作的可算是衰潰虛假已極，我只可以輕看他，攻擊他就是了。」

日耳曼各邦自從奉到那焚書的諭旨，於是盡搜路得所著的書，由神甫會同各處的地方官當場焚燬。羅樊城的衆神甫對管轄本城的公主馬加喇控訴，說路得所作的事，大大損

壞信道的根基。公主問說：「路得是甚麼人？」衆人對他說：「不過是一個愚昧無知的修道士。」公主說：「你們都是博學多才的人，豈不能和他辯論麼？世人一定喜歡聽從多數博學的人的論說。誰肯輕易聽信一個孤立愚昧無知的人所講論的呢？」衆神甫聽見這樣的話，都以爲與他辯論，或者難以取勝，不如遵奉諭旨將他的書全數焚燬，倒覺着容易。路得聽見這個消息，毫不懼怕。那一年十一月十七日，路得寫出明明抵拒教皇權力的論說，由記事官和五個見證人簽字爲憑據。在教會的大公會裏控告，要判別是非。這一次路得所作明拒教皇的書傳遍了日耳曼全境，甚至歐洲各國的帝王也沒有不讀的。

那時候路得又作了一件格外胆大的事。十二月初十日，路得寫了一張招帖，貼在韋登盤的城牆上，請大學校和各學堂的衆師生第二天在本地的東門聚集。到了時候，各學校的師生來赴會的很多。路得領着衆師生到了一個地方，那裏預備了一個柴堆。路得在衆人當中選了一個老年的舉人，叫他點火焚燒。等到火着起來，路得就把教皇所發的諭旨，所定的律例以及愛克所作的書都扔在火裏焚燬。不大的工夫，所有的紙都成了灰。衆人心裏大快。路得又把教皇新發下來那焚書的諭旨高舉在手裏，指着說：「因爲你磨難主的

聖者，願那永不能滅的火將你銷燬。」說完就扔在火裏，領着衆人回去，衆人都歡呼，非常暢快。

從此以後，路得明明與教皇爲敵，不等教皇將他逐出教會，自己就已經與教皇不相連屬。近幾百年來，凡悖教的人不但逐出教會，也有的被教皇定成死罪。於是與教皇同黨的人以爲單單焚燒路得的書，不足以免他的罪辜，請求教皇把他置之死地。教皇應允，就派欽差到日耳曼去殺路得。

欽差先到日耳曼皇帝甲列斯第五那裏，請求殺死路得。皇帝因爲方纔接位，不願意干預這個事，特命欽差到薩克森侯爵那裏去請求。於是欽差去見薩克森侯說：「我奉教皇的命令，特來請求侯爵兩件事。第一就是請侯爵飭令屬下焚燬路得的書。第二是願意侯爵按照悖教的人應當得的刑罰，立刻將路得治死。不然就請將路得交給我，我可以給他戴上刑具，將他解送到羅馬京城去。」薩克森侯回答說：「這個事關係重大，不能立刻允許，等着慢慢定出妙計之後，再答覆你就是了。」

侯爵在這時候十分爲難，既不願意得罪教皇，又不肯將無辜的人交在敵人的手裏，以致

損壞天下的公義。於是與幕中的衆議員商量定規，聲明路得赴審的事，必須先發給保安的護照。又應當聚集一個審判事情的大公會，可以使路得在衆博學信道公義無私的人面前自由的答辯。

那時候路得的書傳遍了各國。各處的學生都在韋登盤來就學，親耳聽見路得和密蘭登的教訓，以致兩個大堂之中沒有容足的地方。各國的親王世爵和博學的人都寫安慰路得。但是路得的友人十分胆怯。就是史到庇致也十分的憂慮。路得就寫信安慰他說：「你曾勸我謙卑，我現在勸你堅固，沒有別的話說。」

### 第十五章 完墨斯大會情形

路得一生的大事沒有大於完墨斯國會審問的時候。國會本來定規在奴倫盤城，因為那個城中正遭瘟疫，特特改在完墨斯城。完墨斯城在萊茵河的上流，是古來最繁盛的城。日耳曼的皇帝常駐蹕在那裏。早年沙立曼大帝也曾在這個城裏舉行大婚的典禮。

日耳曼大國會乃是特聚的會，宗旨就是聚集衆人判斷大事。這樣的大會歐洲各國看爲很重要，就彷彿英國的議院一般。

一千五百二十一年正月初六日是國會聚集的日子。日耳曼皇帝因爲要得教皇和薩克森侯的喜悅，於是降旨命薩克森侯親自帶着路得同來。侯爵奉到旨意，猶疑不決，恐怕路得將要受害。史保臘丁將這個事告訴路得衆友人，大大懼怕。然而路得的心仍然一點不動。身體雖然軟弱，也無礙於事。就寫信告訴侯爵說：「我若有病不能起身，我願意叫人抬着我去。他們若是用威權逼迫我，我就將性命交在主的手中。主若不救我，也並不礙事，因爲我的性命比鳥毛還輕。我願意事事遵從侯爵的命，只是不能收回我以前的說法，也不願意逃跑偷生。」

那時候薩克森侯沒與路得同行，自己已經先去赴會，所以路得的信送到侯府的時候，侯爵已經動了身。

及至正月二十八日開會，教皇所派的欽差不願意路得到會，因爲知道他大有口才，惟恐與羅馬的教會有損處。於是教皇又下兩道旨意。第一道是爲逐路得出教會的事。第二道是明定路得和他同黨的罪。凡與路得同黨的都應當受咒罵，宣揚他們的惡名，子孫財產一概充公。逐路得出教的諭旨遍貼在各堂裏。聖餐所用的花瓶器具圖畫都從祭台上除

去十字架也折卸扔在地上。有十二個神甫，各人拿着火把把這些東西焚燒，後來又用腳踏，表明除滅路得的意思。主教高聲大叫着說：「這個人已經定了罪了。」那時候堂裏鳴鐘，這期鐘句例是在出喪的時候用他們這個時候打起來是要表明葬埋路得的意思。主教與衆神甫同唱咒罵的歌。完了，就升堂講書，竭力的斥駁批評路得和他同黨的人。

那時候有許多人竭力勸日耳曼皇帝，也應當特降上諭，輔助教皇的諭旨。皇帝允從衆人的請求，預先擬定一道諭旨，等着與各邦的選侯商量妥當，然後頒行。教皇的欽差求皇帝快快降這個諭旨。皇帝就命將這個事交給國會商議辦理。於是由教皇的欽差會同國會商議。

二月十三日欽差在國會的衆人面前請求重重的懲治路得，將無數污穢虛假的事加在路得一個人的身上。大聲指斥約有三點鐘的工夫，並沒有乏倦的樣子。又轉身向皇帝說：「求皇帝按照一己的本分懲辦路得，應當在所屬的全境之中除滅路得的新說。把他的書都焚燒。千萬不要因爲有傷公義懼怕。因爲路得所著的書違背教道，決不可留在世間。不但應當焚燒他的書，就是把千萬個信從他的書的人殺了，也並不傷公義。如蒙允許活

焚路得我甚願與他一同被焚。」

欽差說完了沒人回答他。只是他所論的很有激動人心的力量。直到過了幾天之後纔覺着漸漸安靜。薩克森公爵喬治提到教中一切異端可恥的事，例舉近來教中主教的各缺濫用意大利人。捐納大赦贖罪的文憑，騙人的錢財。神甫之中那算廉鮮恥的事更是不少。以上各條應當都大加整頓。另開一張清單，核算教務之中必須快快修改的地方，一共有  
一百零一條。

皇帝於是收回以前的諭旨。國會議定要使路得到會，自己當面陳說。皇帝命路得所經過各邦的選侯都發給他保安的護照。

三月二十四日皇帝的差官送護照到路得那裏，叫他自己到會所去。衆友人見了都大驚失色。路得仍然沒有懼怕的樣子。有的人憂慮，以爲路得若是前往必要被害。路得回答說：「有人窺害，他們若是殺了我，恐怕我的血還沒冷那時候，已經有幾千萬人從各處起來，伸我的冤，雪我的仇。」

路得改教紀略 第十五章  
路得改教紀略 第十五章  
路得改教紀略 第十五章

前邊引導。所經過的地方，衆人都聚集觀看。一路的情形就彷彿大將得了勝班師回國似的。緣故是因爲衆人聽見路得的名聲，又知道他這一次單身去見駕，親自到國會裏去，所以都願意急急的一見他這個人。

然而路得在路上也有胆怯的時候。在奴倫盤城有一個神甫高舉一個烈士的像，是在前幾年殉道被燒死的。意思是使路得看見可以明白他這一去也是將要受害。在韋瑪城有皇帝的差官在街市上張掛諭旨。諭令民間凡有收藏路得的書籍的，一概交官焚燒。衆人見了，大聲議論。路得聽見，心中未免懼怕。

路得在韋瑪講書之後，就又起身向安福德城去。將進城門的時候有議院大臣和那城中素有名望的人出來迎接他。相見的時候大聲歡呼。路得又帶着衆友人和一個有名望的講師起程到愛司奈城去。那時候路得忽然得了重病，然而第二天仍然帶着病登程上路。路得一路走來，遠近各處聚集來看的人很是擁擠，都要看一看這大胆的修道士。有的人嘆息說：「你到了完墨斯城，衆主教和紅衣主教們將要照着焚燒赫司的先例，把你也照樣焚燒。」路得聽見，毫無懼怕的樣子回答說：「火有甚麼可怕的呢？就是從韋登盤到完

墨斯一路都是火，火焰如同天那樣高，我也必要奉主的名，冒着火前進，直到入了國會來到衆人的面前。」

當日教皇一黨的人看見路得有護照安身，難下毒手，於是定了一個計，要使路得沿路就擱爲的是過了護照的期限，他們便可以隨意行作毫無懼怕。不料路得一路急走不停，因此他們所定的那個計沒成功。

路得走到離完墨斯城不遠，有史保臘丁的僕人來迎接，並傳述他主人的口信說：「千萬不可進城。」路得帶着果決的樣子回答說：「請告訴你的主人，就是完墨斯城中的魔鬼如同房頂上的瓦片那樣多，我也必要進這個城，有甚麼可怕的呢？」

後來在四月十六日的早晨，路得看見完墨斯城已在目前，有少年的爵位壯士紳民等，都騎着馬出城迎接，圍繞路得的馬車，四面擁護着往城裏去，進城的時候看的人滿街滿巷。就是平素皇帝進城的時候也沒有那樣的熱鬧。路得到了所住的地方，就下車站立，高聲朗誦讚美詩說：「上帝乃是護庇我的。」見詩篇五十九篇九節

皇帝甲列司第五聽見大驚，急忙招聚所有的重要官員商議說：「路得已經到了，現在應

當怎麼辦呢？」保勒麻城有箇主教說：「求皇帝快快殺了這個人。先帝西奇門在位的時候，曾把悖教的赫司細在柱子上燒死。現在請皇帝還照那樣辦理。凡悖教的人都不能得保護，本來就可以不必給他護照，就是已經給了他，也可以不必遵照施行。」

赫司細（註：赫司細，名）也是日耳曼的修道士，曾在一千四百十五年拿着皇帝的護照到康士坦史城（註：康士坦史城，地名）

第五。但是皇帝不以爲然，回答說：「不應當這樣。我們必要遵守我們的應許，不可以廢了護照殺他。」

第二天早晨路得接到傳單，約他在下午四點鐘的時候到國會去聽審。皇帝和列邦的公侯都在座。路得忽然想到自己孤身一人，獨獨站在大廷廣衆之間，是何等的威嚴，何等的重要。於是立刻覺着心緒很是不寧。就呼籲上帝，求上帝的大力幫助，心裏纔稍微的平安。到了下午果然看見朝廷所派的承宣官前來領路得同去。路得隨着他一同前往。觀看的人填窗塞戶，甚至有人上房頂上去瞧看。沿途極其擁擠，不能進前，沒有法子只得領着路得繞着樹林，穿着小路到會所那裏去。

將到會所的門那裏，有一個老年的壯士迎着頭用好話安慰他說：「可憐的修道人哪，你今天所經的危險比我們當年所經的血戰還利害。不但我沒遇見，就是我同營的將校也未曾遇着過這樣的奇險。只是我告訴你，你若持守正義，自己信自己所作的合理，請你奉上帝的名前去，不必畏懼，上帝必定保護你。」

會堂的門開了，路得進去，看見皇帝、公侯、大臣以及貴紳等都很整齊嚴肅。誠然是向來沒有的大會。堂裏當中設着日耳曼皇帝甲列斯第五所坐的寶座。左邊是皇帝的御弟，公侯，匪地難的坐位。前邊是脫利輔斯總主教的坐位。總主教頭戴道冠，手拿主教的杖竿，坐在皇帝前面，代表教皇。堂中擺着一張桌子，桌子旁邊站着一個總主教的書記官，手拿簿冊，就是訊問路得口供的人。皇帝的右首有薩克森選侯仗着劍站立。前面當中有路得冕冠，向着皇帝站立。那一張桌子上擺着路得所作一切的書。

此外在座的有親王、總主教和主教的欽使以及牧師等，約有二百人。另一個大院子裏就是國會衆人群聚的地方，約有五千人。有某親王看見路得似乎有些恐懼的樣子，就低聲告訴他說：「能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馬太十章二十八節引路得到會堂去的那個承

宣官臨別的時候告訴路得說：「不問你不必開口。」

路得剛進會堂的時候，衆人十分的激動。在座的人一見路得沒有不爲他擔憂的。不大的工夫，全堂靜默無聲。書記官站起來用兩句話問路得叫他答覆，聲音很是清朗。第一句就是指着桌子上所擺的二十卷書，問路得說：「你承認這些書都是你自己所作的麼？」第二句問說：「你能把這些書收回麼？」

路得將要回答第一問，還沒出口的時候，忽然有一個友人大聲喊着說：「請把書名都念出來。」於是書記官就到桌子前邊，把書名當着衆人一一的高聲朗誦出來。

路得先用臚丁話，後用日耳曼話，明認那些書都是他作的。但是對於第二問請求略等等，然後回答。於是國會議定，限路得第二天快快的答覆。

第二天早晨，路得虔心祈禱，誦讀聖經，又將生平所著的書略看一遍，然後思想答覆的言詞。於是打開聖經，左手按着，右手指着天，立誓情願永遠保守福音，明認所信的主，自己心裏思想，就是用我的流血，作爲信主的明証，也必就死不辭，表明我的信心。想到這裏，心裏就覺着大得安慰。

到了下午四點鐘的時候，承宣官領路得到會堂門前，擁擠不動，等了一會的工夫纔得進去。那時候已經昏黑，堂裏燈光照耀。路得靠主心裏平安，二次見駕，站在皇帝甲列斯第五面前。

書記官先用臘丁話，後用日衆曼話問路得說：「你要保護你所著的書，使那些書免得焚燬呢，還是在其中選擇着收回呢？」

路得大胆回答說：「既承皇帝和諸位大臣下問，諭令我修道的人明白直言回答，如今我敢回答說：「我不能承認我所信的歸於教皇或總會定規，實在是因爲從前教皇和總會所錯誤的地方，以及教皇總會彼此不合的事，如今看起來，正如同日在中天，一看就知道沒有一樣過失可以在人面前隱匿。所以今天的事若不本着聖經判斷，不接着真理定評，不引証上帝的寶訓，使我心服，我決不能收回以前的說法，也實在不願意收回。凡屬基督教的人決不能作違心的言論，離棄聖經去順服教皇與總會。」說完了，抬頭看着會中的衆人，就是操持路得生死之權的人，大聲嘆息說：「我如今孤獨立在這裏，沒別的可求的，只求上帝的保護。阿們。」路得說完了坐下。衆人聽他所說的，十分驚異，以爲是聞所未聞。

都呆呆的坐着不言語。親王之中幾乎有按捺不住，出聲驚奇讚美的。皇帝甲列斯第五也大聲稱讚說：「這真是堅強不屈，勇敢直言的人。」

書記官又站起來，當着衆人告訴路得說：「你如今若不將你以前的論說收回，皇帝與國會就要定你這剛硬固執的修道人的罪。」路得的友人聽見，很是戰慄危懼。但是路得仍然說：「我沒有可收回的，惟願上帝幫助我就是了。」

後來路得被人領出會堂，爲的是國會裏的衆人可以商議辦法。商議定了，又命人領路得進去。書記官站起來傳話說：「聽你所說的話知道你是大胆傲慢，不合乎修道的人的行爲。你願意人引証聖經駁你的言語。豈知道你所論的，從前在康士坦史城大會的時候，早已被駁斥，如今不必再駁。所以皇帝降旨意，命你答覆，明明承認是非，或是堅執以前的說法以爲是，或是以爲不是，願意多少收回，都任憑你自己選擇。」

路得回答說：「我回答的話，前次已經都說了，沒別的話可以再說。」

當時路得在皇帝和總會面前，明說不願意收回自己以前的論說。那一番守道不屈的情形，堅固如同磐石，真能爭勝天下至大的威權。皇帝站起來，大衆也一齊起立。書記官大聲

說：「明天可以再聚集，等候皇帝降旨定奪。」

列邦衆親王聽見路得的論說，大大激動，很有因此信從路得的。薩克森選侯見他平日所保護的人沒被衆人屈服羞辱，也覺着足以增加本邦的榮光。

那天散會已經很晚，仍然把路得送到他所住的地方。在路上有兩個官伴着他同行。有人問說：「要把路得送到監獄裏去麼？」路得自己回答說：「不是，他們乃是伴送我回我所住的地方去。」

路得回到所住的地方，覺着身體很是乏倦，願意休息休息，養養精神。史保臘丁同衆友人圍隨着路得感謝上帝的保護。正當那時候有一個僕人前來，手拿着銀盃，裏邊滿盃的美酒，獻給路得說：「敝主人敬備盃酒，請君賞飲，可以解解乾渴。」

路得問說：「你的主人是誰？」回答說：「勃倫席公爵依列。路得接過盃來一飲而盡，祝讚說：『蒙公爵今天紀念我，願我主耶穌基督在公爵壽終的時候，記念公爵，以作報酬。』」

僕人回府將路得祝讚的話告訴他的主人。後來公爵臨終的時候，對牀旁邊侍奉的年輕的僕人說：「把聖經拿來，念給我聽。」他的僕人念到馬可福音裏的一節說：「凡爲我的名

將一杯水給你們喝的，因為你們屬基督，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必要得着賞賜。」第九章四十一節  
念完了，公爵聽了大得安慰，就平平安安去了世。正如同路得當日所祝讚的話，真可以說是應驗不爽。

第二天皇帝要得教皇的歡心，親筆寫了一封信，答覆教皇。命人將那封信念給國會裏的衆人聽一聽。那封信裏說：「路得以一個孤獨修道的人，逞他的愚見，不自知他的非理，起來與天下的教道敵抗。我現在一定要阻止這樣的邪說，不使他惑亂人心。雖然因為這個緣故滅了我的國，捐上我的錢，絕了我的朋友，殺了我的身體，流我的血，失我的魂，喪我的命，我都無所吝惜。如今要釋放路得回他的原籍，嚴加管束，不准再作這妄造言論誘惑衆人的事。從今以後當看路得和他的同黨都是背教的人，或是逐出教會，或是嚴申禁令，或是想別的法子將他們除滅。」

那時候有附和教皇的人以為路得所拿的護照不足爲憑。有的人說應當拿他焚燒，將灰扔在萊茵河裏。但是公爵喬治說：「日耳曼各邦的親王決不准人廢棄護照，妄自殺人。再者國會第一次聚會的時候，新皇帝甲列斯第五也說護照不可廢，不願意自己食了前言，

以招羞辱。何況這樣昧天良背誓約的事，實在是與日耳曼的信德大有損傷呢！

後來又有脫利輔斯城的總主教，和索親王之中與路得相友愛的人，設法婉轉勸說路得使他收回以前的論說。路得婉言辭謝說：「承蒙諸君爲我費這樣的好心，但是我甯死也不願意廢棄上帝的聖經，信從那些人手所作的書。」

皇帝聽見大怒說：「這個事到了現在應當速速的了結，不可以再遲緩。」於是給路得二十一天的假期，使他回家。禁止他口講或筆寫甚廢言論，擾亂民心。

路得於是辭別了衆友人，於四月二十六日離完墨斯城。出城的時候有二十個紳士騎着馬擁護路得的馬車，還有衆民人伴送他。

路得在路上把完墨斯城會審的情形，摘要緊的記錄出來，裝在信封裏寄給他一個善畫的友人克蘭那說：「我到完墨斯城的時候，以爲皇帝必要聚集五十學士議定我的罪名。不料並沒那麼辦，不過問這是你的書麼？我回答說是。又問你肯把這些書收回麼？我回答說不肯。後來就這樣散了，這豈不是奇異的事麼！」此外又在路上發出呈遞皇帝的奏牘，以及送交列邦各親王的稟函。

## 第十六章 在槐盤堡情形

路得既離了完墨斯城，皇帝甲列斯第五就在那城的大堂裏，蓋印降諭旨說：「維新黨人路得抗拒羅馬教會，形狀彷彿發狂，我如今當面釋放他回籍。凡屬虔心明理的人都知道這個人必是有瘋狂的病，或是被魔鬼所附。我如今降旨，等路得護照的期限滿了之後，應當快快設法懲辦，阻止他的兇鋒。無論甚麼人不可以容留路得住宿，或是供給他甚麼飲食，或是有甚麼言行幫助他的舉動。凡違犯的人必要按照賣國欺君的罪名懲治。凡路得同黨的人當拘拿下監，並將他們的財產一併充公。」

當時路得起身，暗暗的往韋登盤去，半路經過愛斯奈城，進堂講書。那個地方就是路得年幼的時候曾受安蘇拉高答恩待的地方。後來又到摩拉城，問候他老年的祖母。到第二天起程，有一個兄弟名叫雅各和一個友人名叫安道甫與他同行。馬車走過一個窄路的樹林裏，有五個壯士手拿軍械，頭上戴着假面，出來攻擊。雅各先逃走。車夫要上前抵拒，一個壯士將他喝住，摔在地上。又一個壯士將安道甫捉到路旁去看守。其餘的三個壯士一言不發的把路得從車上拉下來，將一件戎服的外套罩在他身上。將預先備好了的一匹馬

拉過來，叫路得騎上。路得上了馬之後，那兩個壯士就把安道甫和車夫釋放。然後五個人一齊跨上雕鞍，圍護着路得同行。所走的路忽東忽西，似乎是要叫敵人不容易尋覓他們的踪跡。路得素來不慣騎馬，所以不大的工夫就覺着疲乏，不能再往前走。壯士使他在路旁暫停，從井裏打水給他喝。那個井泉到現在還是叫作路得泉。

等到天色黃昏，看不出路途。幾個壯士就領路得走了一條新路。到了晚上十一點鐘的時候，纔到了一座山，山頂上有個城寨，就是槐盤堡。這個城堡地勢荒僻，四面沒有村鄰。早年本邦的選侯常在那地方避難。

幾個壯士叫開堡門，擁護着路得進了城，又把堡門關閉。路得在門內天井裏下了馬，只見一個壯士是個爵位的模樣，抽身退出去。另有一個壯士是管理堡中事務的，領路得進了一間小屋子，就是要幽閉路得的地方。那屋裏有壯士所用的戎服和刀劍。其餘的三個壯士就把路得身上所穿神甫的袍子脫去，給他換上所預備的戎服。鬚髮任憑他長，不許再剃。這樣堡中的人就可以不知道他是路得，只知道那屋裏所關閉的人，乃是壯士喬治。喬治就是路得所改的壯士的名字。

槐盤堡在愛斯奈城東邊約有二三英里，乃是在一千零七十年建築的。其中的房廊參差不齊。那狹窄的地方包括路得所住的小屋子。那寬闊的地方有幾間廳堂，爲的是親王遊寒居住。

這個信一傳開，不久的工夫，人都知道大膽的路得被強盜劫了去，不知下落。雖然聽見這個消息有些人很喜歡。但是聽見這個消息驚訝痛恨的更是有大有人在。幾乎日耳曼全地都有了哭聲。都說路得已經落了仇人的手裏，甚至有對於路得的遭遇傳佈咒信的。路得的友人聽見就長嘆說：「哀哉，我們永不能再見這樣尊貴的人了。」

如今試問路得被劫的事到底是甚麼人的主使呢？就是薩克萊選侯一個人的主動。薩克萊選侯在列邦之中最有權勢，對於路得又有交情，因爲他見路得在完墨斯國會得了勝之後，路得的仇人十分的痛恨，必要把他置之死地，心裏方纔痛快。路得到家的時候，護照的期限已經滿足，他的仇人一定要動手，那時決沒疑惑的。所以不等他回到原籍，先派五個壯士在半路騎着馬迎接他。預先探明白了路得所走的路，半路攔截，把他拘禁在那荒僻的槐盤堡裏，爲的是躲避仇敵的暗算。等到大勢平靜之後，再把他釋放回家。韋登鐵城

的衆友人起初一聽見路得的死信，十分的悲傷。後來又聽說路得被刦並沒死，沒有不喜出望外的。密爾登聽見歡呼說：「我們所親愛的父還在世上，請衆位放心，不必憂愁。堅固不可改變。」

路得當日雖然仍在世間，只是被幽閉不能出世。至於論到路得在槐盤堡，實在是與他大有益處。因爲他一身忙碌，心緒不寧，到那個時候倒得了安息，可以靜養精神。從前在韋登整作教習的時候，必須講論教訓學生。作牧師的時候，到禮拜的時候必須進堂講書。作維新的首領，是常常周遊各處，勸人改教維新。稍有餘暇的時候，不是著書作論，便是寫信作答，真是一天到晚沒有片刻的休暇。到現今在槐盤堡柱門不出，靜默無聲。常常繭讀聖經，細心研究考查希伯來舊約原文和希臘文新約原文的原本。

後來路得漸漸通信給各國的友人，論到改教維新的事。他的信常是託私人寄送，不敢公然投在郵筒裏，恐怕人知道他的下落。封面寄信人的姓名隨意填寫。人名或寫從邁士寄地址有的寫從拔摩島寄，就是約翰充軍的地方或寫從島中寄，或寫從空中寄，諸如此類都是暗表由頂的意思。路得又在閒暇的時候著成許多種小書，刻印送給人。凡得讀的人沒有不羨慕

釋讀的。

然而路得被拘的時候所作最要緊的工夫，就是把新約譯成日耳曼文的一件事。起初羅馬教規不准人把聖經譯成各處的土語，使人誦讀。所以在路得那時候只有從希伯來文譯成臘丁文的聖經。凡是博學的人，明白臘丁文字的纔能讀。雖然有幾卷聖經已經從臘丁文譯成日耳曼文，也都是不容易了解。並且書價很貴，平常的人家沒有力量購買。路得譯聖經他專長的地方，不但是因為他通曉希伯來和臘丁文字，也是因為他能譯成日耳曼絕妙的文字。路得在槐盤堡約有一年的工夫，大半是用功譯新約。這實在是路得一生最有用的著作。當時愛路得的人，有的因為他遇難傷悲，有的因為他曠廢時日可惜。那知道路得在被囚的時候所作的功夫，論對於衆人的益處，實在沒有一件事趕得上那時候所作的。

到如今槐盤堡還有路得當日讀書的屋子，以及所坐的靠手椅子，寫字的方桌子。桌子上掛着書架子，架子面上都彫着花。架子上邊掛着一張路得的像。四面牆上也有各種的圖畫。四百年以來還是如同新的一樣。

路得生性好動不好靜。自從關在那小屋裏，一個人獨居沒有伴侶，因此得了疾病，夜裏不能安睡。有時候呆坐在城牆上，閉眼默默的思想，心裏有時候發起虛妄的念頭，常覺着那無形的魔鬼不但是真有，還似乎是可以看見。

有一天路得正譯新約的時候，忽然看見撒但在面前出現，看見他所譯的新約就很恨惡他，磨難他，四面咆哮，彷彿獅子要捉獲甚麼東西似的。路得大驚大怒，將墨水瓶拿起來砍去，正砍在撒但的頭上。撒但忽然不見，只見墨水瓶砍在牆上破碎落在地上。後來那牆上的墨跡過了多少年也沒有消滅，直到那堵堵重修的時候，那墨跡纔不得再見。

### 第十七章 回韋登盤情形

路得初進槐盤堡的時候，不准他到堡牆外邊去行走。到後來改換了壯士的衣裝，派人保護着，纔准他出堡，到外邊鄰近的地方去游玩。

後來他忽然聽見人傳說韋登盤近來的事，心裏很是不安。因為基督教初興的時候，有假冒先知的人出來誘惑世人。路得維新改教的時候，也有假冒維新的人造謠言惑亂衆人。在席萊村裏有幾個人說他們已經得了上帝的默示，就對衆人說：「上帝既然親自把我

們當作的事實話的話告訴我們，再去詳細查考聖經有甚麼益處呢？「其中有一個人，甚至照着基督的樣子，設立十二個使徒，七十個門徒。有人勸韋登盤大學校裏的學生，叫他們不要再讀書，可以回家去，親自耕田種地。因為他們看見創世紀裏有話說：『人必汗流滿面，纔得糊口。』」第三章 第十九節這樣人豈可以不耕種就飲食呢？寄宿在學堂裏的教習也勸學生的父母領他們的兒子出學堂。這個風潮一天比一天長大，也沒有人出來阻止。韋登盤的人都大聲叫着路得的名字求救，一心盼望路得快快的回來。於是路得在那一年十一月底，私下回到韋登盤去一次。衆友人見了他，非常的歡喜。但是因為侯爵的意見很不願意他出山，滋生事端，於是路得不得已，又回到槐盤堡去。只是路得那一番改正時局救濟世界的心，並不因為這個緣故懈怠。過了不久，就決意冒險出山。一千五百二十二年三月三日，路得從槐盤堡起身。隨身只帶着一個僕人，乃是個忠心的僕人，曾在他遭遇患難的時候隨從他的。第二天晚上，半路遇見大風大雨，於是投奔一個客店裏去躲避。那客的字號是黑熊同住的有瑞士國兩個少年的學生，也是因為聽見韋登盤大學校的名聲，特要往那裏去求學，路過那個地方，因此住在那客店裏的。吃飯的時候，他們看見路得身穿

壯士的服裝，頭戴紅色的小帽，右手按着劍，左手持着柄，面前擺着一本書，凝神思索。路得也看見他們兩個人，有是與他們握手問安，請他們來同坐，讓他們喝他所喝的。那兩個人復感激他的厚待，於是大胆問路得說：「請告訴我們馬丁路得現在在那裏？」路得回答說：「我準知道他現在不在韋登盤，但是不久他就可以到那裏去。」

那兩個少年人之中的一個說：「如蒙上帝保護我們的性命，我們不見路得的面，決不回家。我們要這遠道的勞苦，乃是專專的爲路得而來。」

過了幾分鐘，店主人把一個少年人叫到他面前，小聲附耳對他說：「我聽說你們要見路得，你們知道今天與你們同坐談話的就是路得麼？只是我告訴你，不必使他知道你們認識他。」

到了分別的時候，路得和那兩個少年人握手說：「你們到韋登盤的時候，見了你們同鄉的進士教習名叫奢夫的，可以替我問好。」兩個少年人回答說：「自然我們很願意替說。但是我們總應當告訴他甚麼人問他的安纔是呢？」

路得說：「你們就說那將要來的人問你好，就可以了。」

路得在路上寫信稟告薩克森侯爵，告訴他自己要回韋登盤去。並且請求侯爵此後不要再保護他，因為主的道理不能用權力興旺。不論甚麼人要拘拿殺害他，請侯爵都不要攔阻。

三月七日乃是禮拜後的第五日。就是俗稱的禮拜五路得再進了韋登盤城。大學校的衆師生以及衆民人都很喜歡。第二天去問候奢夫，見密蘭登、約拿士和別的友人都在他家裏。路得詢問離別以後一切的事，衆人就把手都一件一件的告訴他。正說的時候，忽然有兩個異鄉的人進來，一看那屋裏高朋滿座，就抽身要退出去。後來看見在座有黑熊、客店裏所遇見的壯士，心裏稍微平安。路得一見，就上前去與他們握手，如同見了舊交一樣，並且爲他們引見所有的友人。

第二天正是禮拜日，衆人都知道路得已經回來，知道他那一天在堂裏講書。風聲一傳，各地的人民都到韋登盤來聽講。堂裏的座位充滿。路得講完了書，就高聲呼喚衆人說：「我所牧養的衆羊啊，你們應當知道上帝的福音，不能靠着人的強力宣傳。惟有靠着上帝的命令纔可以傳佈。」

那時候衆人大大喜悅。奢夫寫信告訴薩克森侯爵說：「馬丁路得已經回到韋登盤衆人大大喜悅。他所講論的已經蒙神的恩，能使聽見的人心裏受感動，一天一天的將從前錯誤的地方都改正，漸漸歸入真道。這實在是聖靈感動路得的明証。他回到韋登盤來乃是由於上天的使命。」

路得仍然住在聖奧古斯丁修道院裏，身穿修道士的服裝，只是隨時的可以更換。

路得在這時候平安無事，於是把自己在槐盤堡所譯的新約拿出來，求密蘭登幫助他一同校閱。這乃是末次校閱，校閱完畢就要刻印。密蘭登大喜，應允了他的請求，於是兩個人就在閒暇的時候一同細細的校閱。

隨着校閱隨着印刷，急速不停。共用三副印書架。每天印出一萬張。九月二十一日第一次書印成。共計三千部，每部兩本。不久的工夫就全都賣出去。十二月重印第二次書。到一千五百三十三年，在日耳曼和瑞士兩國共印了五十八次。

一千五百二十二年路得起首翻譯舊約。每天翻譯不停。原來有的臘丁文聖經大半是用鍊子拴在柱子上，民間不能通行。現在由路得翻譯日耳曼文。一卷一卷的隨譯隨印，不等

全稿告成。一來是爲的使人可以先看。二來爲的是使貧窮的人繼續着購買，稍微容易。那時候教皇和各邦的親王聽見路得請印聖經，願意設法阻止他。有幾邦出告示曉諭人民，凡購買路得的新約的，一概交給地方官，選擇公地用火焚燒。其實這樣的告示並無濟於事。公使喬治曾寫信告訴皇帝說：「自從下諭禁止出賣新約之後，所屬的各邦已經賣出有幾千部了。」

那時橫英格蘭王名叫亨利第八，曾娶過六個妻。大有惡名。他一聽見路得所作的事，大怒。一千五百二十一年五月十二日在國中下命令，要把路得所著一切的書都在英國京城聖保羅大堂裏，當着衆人焚燒。後來又送信給日耳曼某邦的親王說：「路得的邪說惑亂人心，直如同火焰滔天。究其實，路得不過是被魔鬼所使用就是了。倘若路得不肯收回他以前的論說，惟有將路得和他所著的書，一齊焚燒。」

亨利第八又著了一本書，深深詆謗路得的妄誕。稱路得爲狼，爲蛇，爲魔鬼的手臂。教皇聽見大喜，傳旨嘉獎他。稱他英王的尊號，「正教干城。」從此以後，英國接位的君主，不論男女，都兼有這個尊號。

顯得看見那本書，也就著了一本書辯駁回答他。其中的言詞意旨很是顯明，辯論亦極其激烈。並且因為路得胆大，所以爭辯的更有力量。這本書傳到英國，英王見了不能回答，惟有送信給薩克森選侯和諸公爵，竭力勸他們逼害路得和他同黨的人。

不料當時日耳曼全境的人心已經大變，焚燒書卷並不足以阻止路得了。各院裏的修道士查考聖經都自己懊悔從前苦行的不對，起誓的不合乎道理，有離院走了的。一天有修道士在奴命盤玻璃照着規矩到鐵店裏去募化。鐵匠問說：「你爲甚麼不用手作工得衣食呢？」這一句話就激動了那修道士的心。於是把道衣脫下來，舉起鐵錘幫助鐵匠打鐵。末了鐵店資助他，使他回去。不但這樣，販賣聖經和小書的人遍滿了各處。講書的人也在公地明明的宣傳福音，沒有甚麼怕懼。

當時又興起逼害的事，就是公爵喬治拘拿路得同黨的修道士和神甫，將他們下在獄中。皇帝甲列斯第五所管的下路各國就是現在的荷蘭比利時的第一次維新殉道的烈士三個人都是年輕的修道士。他們被解到布色勒比國京城官問說：「你們願意收回你們以前的論說麼？」他們都同聲回答說：「我們不願意收回。我們不能違背上帝的言語，就是聖經我們寧死也

要保守信德。」於是都被定了焚死的罪。兩個已經被焚，那一個人看見很是懼怕，請求慢慢用刑，仍回到監獄裏去。到了第二次審問的時候，他又變了大胆守道，至死不屈的人，仍然照着以前的樣子被焚受死。

聽得聽見那三個人受死的慘狀，就作詩哭他們。如今摘錄一節：

否否死灰永不滅 天風吹散全世界

大壙隨處落聖灰 登時發出聖教會

從此以後布色勒人願意信福音的愈覺着增多。有荷蘭著書的人名叫依喇斯摩曾論這個事說：「凡教皇欽使所焚燒的地方，就是悖道的人撒種子的地方。要把他們葬在地裏，正如同將他們種在地裏一般。殉道受死的一兩個人，起來信道的倒有千萬人。從布色勒人看起來，就是個明顯的證據。」

當時日耳曼的鄉人常受一切有爵位的人的虐待，就彷彿印度人貴賤分類的規矩似的。一千五百二十五年，鄉人因為受不了他們的虐待，起來作亂。這個事早被路得勸說阻止。聽得從前在槐盤堡的時候，聽見衆民有反叛的意思，特寫信勸告他們說：「千萬不要

聚衆作亂，因爲要求得利益，不能藉着反叛。何況反叛乃是逆天的舉動，上帝要定罪降罰呢！一面又寫信稟告各邦的親王爵位，請求他們在民間的冤苦解釋，使他們同享安樂。雖得雖然這樣兩面勸諭，亂民至終起來反叛行兇。後來由國中用兵平亂，以致流血成河，因此喪命的有五萬多人。

## 第十八章 路得娶妻家境

新約聖經明明的記載教士牧師准娶一個妻，前章已經說過了。若照着佛教和婆蘭門教的教法，終身不娶纔是修道的人的明證。推起那個緣故來，都說是不娶妻的，可以避世，免去室家之累，可以斷絕情慾，沒有姦淫的事，並且從此可以虔心修道，積累功德，離世升天，充盡他們那積功求救的說法，因此雖然使他們的手臂乾枯，使他們的肉身焚燒，也無所可惜。基督教的人在紀元後十二世紀的時候，就是一千一百零一年到二百年的時間也常沾染這樣的惡習，不遵聖經却照着佛教，凡是神甫主教一切的人，一概不准娶妻。這其中有兩個害處：一，是違背上帝創造男女的本性。人既然不是木石，不能沒有情慾，所以有夫婦一倫可以防閑。若是不准娶妻，一旦起了慾念，不能自己約束，反倒多生出姦淫縱慾的事。二，是使修道行善



能不安好合，信任不疑。」

那時候院中修道的人已經走散完畢，所以路得成婚的時候，只有他一個人獨居。他的道服已經脫去，道號已經免除。薩克遜侯諭令把修道院賜給路得夫婦作為居住的宅第。路得娶了鉛他林之後，極其珍重愛護她，常叫她說：「我親愛的鉛他。」單稱鉛他乃是省文鉛他也很愛路得一切的家務都是鉛他擔任。不叫路得分心。路得失意的時候，鉛他就引聖經裏的話安慰他。有時候有沒答覆的信函，鉛他常常提醒他。有時候和路得彼此問答談話，得路得的歡心。不但如此，鉛他為人，有時候常帶出一種高貴威嚴的氣象來，因此路得也很敬畏她。有時候稱呼她：「我主鉛他。」路得自從娶了鉛他更加增了他的樂境。家財雖然不足，但是他家中那一番仁愛的心，朋友的情，迎接款待賓客的禮儀，以及一切的好言善行，乃是充足。從路得娶妻到他的妻死，共計享受室家的快樂，有二十一年。成婚之後，差不多過了一年生了一個兒子，起名叫漢斯。與路得的父親同名生兒子以後又過了一年，路得大病幾乎要死，告訴他的妻，說最珍愛的鉛他呵，我現在求你，若是主要在這時候領我去，願意你順服主慈悲的旨意。你是我所娶的妻，兩個修道的男女成為夫婦，一定有

人要出來辯駁。我現在勸你，無論甚麼人，無論甚麼言語，隨便任憑他們就是了。」路得所以說這樣的話，乃是深恐怕他死後有人毀謗他的妻，說他們的嫁娶不合理。後來又叫把他的兒子漢斯領到面前來。那時候漢斯纔一足歲，見了路得，微有笑容。路得說：「可憐我這小孩子啊。我如今把我的妻我的兒子都交托忠信公義的上帝，你們家中現在一無所有，惟有靠賴上帝爲衆孤兒的母親，衆寡母的主人，他必養活保護你們。」

他的妻聽見他的話，大驚失色。後來安慰他說：「我親愛的人哪，若是主的意思要領你去同居，那樣就比我同居更好了。我有甚麼可憂愁的呢？但是你的死不但是與妻子有關係，凡基督教中虔心的人都少不了你這一個人，請你不必爲我們擔憂，我將你交托主，全靠主保護你了。」遇了不久，路得的病竟得了痊愈。

路得所住的屋子乃是院中前邊的大客堂。前面有兩個窗戶，當中擺着坐位。兩個人可以對面坐着。路得夫婦閒暇的時候，就臨近窗面對面坐着，往外正看園場，有日光照着，花草的香氣也吹到屋裏去。路得就在那裏彈琴唱歌。小孩子在地上玩耍。他的妻坐在屋角，女僕也坐在一角。有時候密蘭登來走訪，也常常靠在椅子上，與路得同坐談心。

病前往。只因兩下不可理勸，只得一事無成的回來。及至第二次又去勸說，仍然是沒能息止爭端。

到第三次有路得的兩個弟兄和對於那個紛爭有關係的衆親戚極力的請路得再去勸。路得那時候身體軟弱多病，很怕那遠道的勞苦，只因爲想到這說和的事關係很重，於是不得已，在一千五百四十六年正月二十三日起身再往曼斯斐爾去。臨走的時候，路得的妻握手送行，面上帶着愁容。因爲她看見路得病體沉重，恐怕是不能再見。路得知道她這個意思，就設法安慰她，在路上也屢次寫信告慰他的妻。及至到了好勒城，路得的病勢更重，有他一個朋友是作醫生的，名叫約拿，陪伴着他同行。

到了曼斯斐爾子爵接待他十分的恭敬。天天聚集商議解勸的事，路得沒有一個會不到的。到了二月十六日纔有和好的現象。路得曾說：「我若能使本城的官民言歸於好，雖然回家就死，也很是願意。」

人的生死都有一定的地方。路得因爲這個事，得能老死在他誕生的本鄉，也是上天所定的。二月十七日路得的病更重。子爵囑咐路得不要起床。晚飯的時候，路得自己說不久就

要死。後來回到臥室禱告說：「我把靈魂交在主的手裏。我的主啊，真理的神哪，你會救了我了。」

路得臨死的時候所說的話更可寶貴，有人在旁邊用筆記載。路得說：「求主耶穌，小心收我的魂靈。天父啊，我雖然必須離開肉身，塵世，我確知道必要與你永遠同住。」

路得臨死的末一句話就是回答約拿的話。約拿見他要死，就大聲問他說：「可敬的父啊，你真是抱着主死麼？你真守着你所講的道死麼？」路得回答說：「是，是。」說完就死了。那時候是一千五百四十六年二月十八日。享壽六十三歲。

路得的棺材是用鉛作的，外邊有木罩。安葬在韋登盤城的大教堂裏。送殯的時候十分的热鬧。薩克森選侯屬下的官都騎着馬隨行。曼斯斐爾爵士也率領屬下的人員相隨。棺材車上用黑絨布罩着。臨葬的時候，密蘭登照着規矩講書行禮。

後來皇帝甲列斯第五進韋登盤城，訪路得的墳墓，看見了他留名的碑，有一個侍從的官忽然請求說：「路得的墳墓應當拆毀，將他的骨灰吹散不可以？」皇帝回答說：「我不願意與死人爭勝。任憑人敬重這個地方好了。」

一千八百二十一年普魯士國王維廉第三降旨，特在韋登盤市場爲路得造流芳碑。又在完墨斯城造路得的石像，立大留芳碑，精工雕刻，九年的工夫纔告成。共用金洋十萬圓。是  
華銀二十萬元路得的像挺立獨立，抬頭仰望，左手拿着聖經，右手在上面按着，正像當日在完墨斯國會裏當着衆人對答的時候那個樣子。如今見看他那遺像的人，想到他當日所說的：「我如今孤立在這裏，沒別的可求的，只求上帝的保護。阿們。」真彷彿是如同見了他那個人，聽見他的聲音一般。

一千八百九十二年韋登盤大堂，就是路得講書的堂，那個門就是路得釘他的辯教題句的門，奉日耳曼皇帝的諭旨，重新修理。當工竣落成的時候，照着規矩行開堂的禮。歐洲各國奉行新教的帝王，到時候都親自來行禮，或是派委員代表。英國的君主也差遣他的皇太孫約克公爵，前往韋登盤代表行禮。

## 第二十一章 路得品行工夫

容貌 路得年少的時候身體瘦弱，一半是因爲貧窮克苦的緣故。完墨斯國會聚集的時候，路得正在年富力強，身材適中，筋力強健，精神充足，面色光潤，眼光如電，聲音清朗。自

幼多經歷愁苦，及至成婚以後，纔多有樂境，愈發被友人愛待，就是從學的門生也都感激他的熱心樂意見他。

玩好 路得一生忙碌，向來沒有閒暇的時候可以游玩。妻子好合，室家團聚，就是路得的大快樂。此外在家庭之內作樂鼓琴，園圃之中澆花種菜，都是路得開玩的事。他曾寫信告訴友人說：「蒙你允許送給我種籽，爲的是明年春天用，我很是喜歡。如今敢請把你所餘剩的完全都送給我，因爲我很是看重。」路得也曾學過木匠。他的意思是如果遇見荒年，就可以靠着手藝餬口。然而路得雖然彷彿是不留意這休息游玩的事，但是他又曾用這個題目勸過密蘭登。他曾告訴密蘭登說：「我們人不必一定要常常用工作服事主，也應當有休息游玩的時候。世人往往閉門不出，不到露天地裏，吸取空氣，無怪他們多有疾病，不得壽終。學堂裏的學生也是這樣，常有的因爲預備考試，因此閉門用功，以致得了疾病。」

境貧量大 論到路得的處境，一生沒得著豐足的時候。少年在學堂裏讀書，曾隨着同學中貧乏的學生沿街去募化。及至得任韋登盤大學校的教習，每月所得的薪水也不過

是值華銀二十圓的數目。所著的書雖然很多，他並不藉着那個圖利。至於所譯日耳曼文的聖經，格外沒有利可圖。路得會自己說：「我從來沒有因為譯書的緣故受人一文錢。也從來沒向人需索過。」不但著書不取人的錢財，就是在書院論說講解也都是任憑人隨便入座同聽，概不取費。有時候把所著的書送到印書店去，也不取分文，任憑他們刻印發賣。曾有人願意每年送給路得約值華銀四百圓，請求包印他所著的書，路得並不允許。不過書印好了，有時候向書店要一兩本，爲的是贈送朋友，除此以外，別無所求。

路得進款這麼少，或者有人奇怪他怎麼能度日。但是路得不但供給家用，還常用錢財周濟貧窮的人。路得的妻略有田產，可以收租得利息，補路得的不足。再者常有人給他寫信餽贈幫助他，並不知道那個信是從甚麼地方甚麼人寄來的。

路得在家裏款留賓客，幾乎沒一天沒有的。又常照應貧窮的親戚。有一天一個貧窮的學生來求路得幫助，正趕上路得那時候也是貧乏，沒錢幫助他。忽然路得一回頭看見一個銀盃，乃是選侯所賜給他的，就拿來遞給那學生說：「我用不着這個盃子，你可以

拿到銀店裏去兌換，所得的價錢可以都歸你用。」

路得的敵人起初要用財到動他的心，也要用名聲引誘他。教皇曾問某紅衣主教說：「你爲甚麼不用金銀堵塞路得的口呢？那個主教回答說：「這個日耳曼的野獸並不重看金銀祿位。」

謙遜 在韋登盤大學校裏，密蘭登曾出示諭，凡遇路得進堂講論的時候，衆學生都必須起立，表示尊敬的意思。這個例由來已經很久，只是路得謙遜爲懷，不以這個舉動爲然。常說：「這樣的老規矩，雖然是表示恭敬的意思，只是容易叫人生起驕傲的心，不如除去，免得使我爲壓止這驕矜的心，格外認真的禱告。」

好樂 路得說：「與少年人最有益處的事有兩樣，是我很喜歡的，一是音樂，一是體操。音樂可以解人的憂愁，養人的性情。體操可以練人的身體，增人的氣力。這兩樣裏，音樂比體操更有益處，能解憂，能去病，能清心，能寬容。有這幾樣好處，所以我心裏十分的贊成。」路得喜好音樂，益處更大，因爲他的用處很大。路得自己說：「音樂乃是上帝所賜最可愛的事，常激動我講書的興致。」路得作教習的時候，常用音樂教導少年的學生，殷

勤不倦。凡學堂都應當添音樂的功課。凡教習都應當能唱歌，也能教別人唱歌。至於女學堂裏，那更是不可缺少。

詩歌 細察路得所以能感動日耳曼人的心，所以能廣傳他的新福音，大半是得詩歌的帮助。較比著書講論更有益處。因為當時禁止人誦讀聖經，所以愚魯的人大多不能明白道理。婦女孩童更是那樣。自從路得將聖經裏的妙道著成詩歌，於是世人纔能藉着誦讀詩歌明白教道。一千五百二十四年路得初次刻印日耳曼文的讚美詩，只有八篇。第二年就增到四十篇。從此以後每年增添。凡人學習詩歌，能唱讚美詩，也能使信心加增。

路得的詩歌裏最出名的，就是他用詩篇第四十六篇所著成的歌謠。頭一節說：

避難之所 為盾為戈 可靠之甚 今日依然

神將助我 得免衆禍 諸惡永除 就在今天

路得每逢窮困煩惱的時候，常告訴密蘭登和衆友人說：「我們應當三復詩篇第二十六篇，或者能藉着自遣。」

講書 那時候有一個名叫普善的講書先生，一天在韋登盤教堂裏講一個精深的論說。講論完畢，路得告訴他說：「我很樂意聽你的高談闊論，但是我自問我講書比你更好，我自己知道不足，趕不上你那高深的好處，但是我上檯宣講的時候，常舉目四下觀看，細察在座聽講的都是那一等的人，我就選擇他們所容易領受的宣講，庶幾乎可以使人人聽耳入心。」凡講書的人都應當這樣降格隨從衆人，不可以單單逞能，一味要顯出自己的飽學。

勸學 路得曾說：「由我論起來，凡地方官都應當諭令民間爲父母的，把他們的子女都送到學堂裏去讀書。各國都有挑選民人當兵的例，凡遭遇戰爭的時候，豈不能用官的勢力強迫人民拿着軍械到前敵上去麼？若是把孩童入學堂讀書也著成定例，豈不是更有益處麼？」看這個話，就可以見出路得勸人向學的熱心來了。現在地球文明各國因爲路得的話，已經定了幼童入學堂的年限，竭力實行，違犯的人有當受的刑罰。

過失 路得爲人大德行，也有大過失，與常人一樣。論他的德行，實在是天下的人同聲所讚美的，論他的過失，大半是出於天性。他性情的急燥，言語的激烈，都是容易得過失

的緣由。

密蘭登在路得下葬講書的時候，曾論到路得的過失說：「常聽見人談論路得說他爲人格外的嚴厲，似乎不是修道士所應當有的舉動，我如今不必爲他分辯，我可以借著依喇斯摩氏常用的一句話論路得說：「良藥苦口，利於病。病重，藥力也必須猛。」上帝因爲看見世人受病已經深重，所以特賜一個嚴厲性格的人來救治衆人。」

忠肝義膽 忠信勇敢乃是路得的品行。他處事決不肯昧乎自己的良心，惟求着合乎上帝的真理。見義勇爲，家境雖然貧乏，金銀也不能動他的心，祿位也不能奪他的志。如果遇見昧良心的事，雖然自己捐軀受死，也決不肯作。完墨斯城會審的時候，有人勸他暫且躲避，路得說：「去告訴你的主人，就是完墨斯城裏的鬼比屋子上的瓦片還多。我也必要進這個城。」並且在帝王勸令他收回以前的論說著作的時候，路得大膽說：「我現在孤立在這裏沒別的可求的，只求上帝的保護。阿們。」從此可見路得那大膽不屈的光景。

殷勤祈禱 路得一生的力量都是從禱告得來，無論遇見甚麼事，始終忘不了禱告。有個

友人曾告訴人說：「我常見路得或是獨立或是獨行，總是舉手抬頭不住的禱告，宴會的時候也常見他離席，獨自走到窗邊那裏去禱告。」

有一天路得寫信告訴史保羅了說：「我現在沒有可寫的，因為沒有值得動我的筆的事。我惟有全心禱告嘆息，求升天堂。我雖然自己知道罪惡很多，只是我仍然大膽叩天堂的門。因為主曾說：「凡叩門的，我必要給他開門。」

路得忠心的僕人也曾在患難既過以後，特特的記載說：「我現在想到路得先生受難的時候，很喜歡見他那一番恆心大膽，快樂盼望，實在是令人驚奇讚美。」路得這樣大得神恩，都是由於他每天勤讀聖經，懇切禱告的緣故。路得一生沒有不禱告的日子。頂少用三點鐘的工夫禱告。路得以爲禱告比讀書更要緊，所以他那麼辦。

完墨斯大會，路得赴會的前一夜到屋子外邊，在露天地裏望空禱告說：「我主啊，盼望主幫助我敵擋一切世界上的聰明智慧。這不是我一身的問題，實在是主一已的事情，關係主公平永久的道理。我在世人之中無所倚靠，惟靠主來幫助我。我願意爲義殉道受死，如同羔羊的奉獻，這是主的事。我永遠不離開主，違背主。我專心奉主的名，世人豈

能奪我的良心呢？若是我的身體應當受死，我的靈魂仍然是屬主的，願主救我的靈魂，永遠與主同住。阿們。」

教法高大 羅馬舊教中種種的錯誤，路得當着衆人明明的不承認，實在是路得對於基督教大有功的地方。因為路得所辯駁的，就是要顯明因信得救的真道。惟有靠賴救主耶穌基督可以得救，若靠着積功累德，乃是徒勞無益。

積俄修行的說法，信從的很多。印度的婆蘭門教，回回教，佛教，道教等等，都是說賞善罰惡，禍福可以由人自取。濟貧行善，禱告拜神，隨處可以升天堂。這都是靠自己不靠神的意思。路得沒出來的時候，基督的真道久已被羅馬舊教掩沒。一切求升天堂的人或是給神甫獻禮物，或是請神甫替禱告，無怪路得急急的起來改正。」

基督教中真信道的人，只靠救主，不靠善行。常說：「主啊，救我，不然我就要滅亡了。」凡自誇己功的驕傲人，如果一想到無功可以得救，必要覺着羞慚無地。因為世人的本性都是想着圖功，或是作些別的事，作為該受賞賜的地步。這個可以增加人的謙心，激發人的愛心。比如有人下水救人，把別人救了，他自己倒掩死，那得救的人豈不終身記

念那人的善功麼？

有人說：「因信得救乃是恩赦，恐怕容易開世人特意犯法的門，因為世人常是以爲人要孝順上帝，消災赦罪，必須積累功德纔可以。然而真實的愛心仁慈激發人的力量最大。母親照顧兒女，總比婢僕好，沒有別的緣故，就是因為婢僕不過是要免主人的責罰，得主人的工資。母親乃是出於愛兒女的真心。這足可以證明積德求救與願恩得救是大有分別的。」

## 第二十二章 印度亟宜維新

這本書起初譯印的時候本來爲的是勸導印度人。印度有一個信道明理的人名叫金達生，他看見印度如今將有去舊更新的現象，特特作了一篇論說，勸印度人把從一切不合理的舊風俗都應當除去，改換一新，爲的是擴充少年學生的見識。所議論的很是正確。所以這本書的末了要借金君的言論作爲結尾，使讀這本書的人可以明白所論的並不是從西國人口裏發出來的，乃是從東方印度人的口所說的。凡看見的人不但應當記在心裏，也應當用自己的口舌宣傳教訓別人。並且所論的不但是與印度人有關係，就是中國

人看了，也可以借作鑑鏡。現在可以把金君所論的摘取幾條記在下面：

論到印度維新的情形，他說：「印度乃是我的父母之邦，地方這麼大，人民這麼多，將來必能與各大國並駕齊驅。我們人處在現今的世代，作現在的人，乃是極有關係的。因為現在正是新舊交替的時候。人若想到這兩樣，心裏能不受激動麼？思來想去，我們惟有共相勉勵，奮發有爲就是了。」

本鄉的人處在今日的世代，舉目四面一看，利益加增的無數，政俗改變的很多，能不動心麼？本地的人民修己治人的事一概維新。一切的舊染汚俗連根際淨。世人的見識，喜好規矩，風俗教化，法則盼望，祈禱大都是要舍舊謀新。甚至日用飲食的常事也古今大不相同了。泰西各國的教化以及文明的氣象傳佈到東方的，雖然有時候暢行，有時候受小攔阻，但是總起來說，是日漸變化進於文明了。在這移風易俗的時候關係很大，看見的人能不動心麼？既然看見現在的情形，豈不想到將來本國要有甚麼樣的改變，更動心麼？」

論人類實際的情形，他說：「現在全國的人已經受了激動，全國的景象日漸變新。世人都

彷彿從夢中被人叫醒，各人都有一番大膽，趁着時機盡職爲人的心，如果有人存私心，都是因爲懶惰，或是因爲懼怕，不肯出來盡職作事，幫助維新，我想那樣的人必要和他子孫們同遭災禍。正如同愚人歡喜坐他們那古式的船，安然行在風平浪靜的海裏，一旦風波大作，後悔已經不及了。有的人固守他們那虛假錯誤的習俗，牢不可破，以爲古法應當永存，新法可以阻擋。那知道時機一到，甚是可憐，那無往不勝的真理把他們的屏障完全打破，那時候他們就要俯首下心的降服了。也有的人雖然知道新法必行，真理必勝，但是恐怕自己領首遭遇禍患，於是主張一番游移兩可的說法，一面守舊，一面維新，意思是對於兩方面都沒有觸犯。唉呀！這樣的人所作的，不但災禍臨到他們本人的身上，並且要貽害於後來的人。若論到維新的人，就與這個大不相同了。他們乃是順着良心大膽行事，成爲天地間的完全人，與一切偏私虛假的人抵抗。無論甚麼事，只要心裏知道是善的，就必要去作，心裏知道是惡的，就必要除去，竭力的維新，恆心到底。從一已推到一家，從一家推到一國。將來所成的大功，必是榮耀無比，不但一身享受幸福榮名，就是一國的人也可以明白真理，平等自由，享受無窮的福樂。」

論新印度的關係，他說：「現今在這改革正盛的時候，印度將有成爲新國的趨勢。凡有爲人民造福的責任的人都應當盡職，竭盡心力救濟世人的缺乏，減少世人的困苦，拯救世人的危險，並且要使世人在交際一道上長進，在德行以及事奉真神上進步，纔不愧稱爲有益世界的人。只是這個事很重要，實行並不容易，所盼望的就是今日少年明理的人可以擔這個責任。」

論新印度的情形，他說：「如今的後生少年，請你們看看近日的光景，不必談論別人，只要先看自己。舊俗的細綁已經很久，民生的自主已經滅亡。愚昧不仁的婆蘭門早已就管束我們人民，沒有敢違抗的。雖然有過人的心思才力，也因爲被舊俗阻塞已久，沒有可作的事了。」

至於女人比男子受苦更利害。請看你們家裏，上有母親，中有姊妹妻室，下有女兒，都是杜門不出，終身幽閉，以致除了烹調飲食，整理針線以外，一無所知。一生受細綁，不得自主，彷彿奴婢一樣。愚魯無知，幾乎爲人類所不齒。

更看近日的風俗規矩，實在足以滅人的力量，壞人的行爲，降人的品格，爲害不可勝言。

以一個人的日用行動論起來，無論甚麼事都要受害。或是作違背良心的事，或是互相引誘人變成虛假，或是阻擋人的進步，使人不能享受真幸福。

如今請你們將平生經歷的事明明的告訴我：你們看見這樣的敗風陋俗，豈不是以爲可恨可羞，急急的要逃出那個範圍，不再受那樣的細綁麼？你們本身受着婆蘭門的教化，看見那暴虐可惡的教規，豈不以爲那是傷人的身體，害人的良心，滅人的靈魂麼？你一見就生出羞惡的心的那各樣大不合理的事，如今却要逼你本身去作，你豈不嘆息痛恨，呼號求救麼？就如出遠門到別國去的人，一旦回來，必要強迫他喝五樣不潔淨的東西，以爲是洗除污穢，纔准看他爲同類的人，你們看見這個惡習，豈不以爲可羞麼？歷數生平與人交際的事以及居家日用行動的各端，豈不以爲大不如意，心不甘服麼？總計婆蘭門教貽害於人的地方，就知道凡信這個教的，身體，交際以及教道各樣的事必受損害，因此能不憂愁流淚，嘆息自己本國的宗教實在是令人難以度日麼？

論到維新必需的人才，他說：「自新新人大要緊的，第一是在乎激動世人，使他們各盡本分當作的事。若是捨棄這個法子，去求別的激動世人的方法，必要多生艱險，以致於沒

事可作。積累功德，勉勵行善，也可以引動人的熱心。若有了熱心，就沒有不能成的功了。不但如此，維新的人既然知道作本分當作的事，就應當大膽無懼，堅固不移，毫無貪求，專心致意，只知盡自己的本分，不必一味求別人的喜悅，這樣纔能明明的與惡抗爭，力戰不屈。維新的人更應當知道分所當爲的事，乃是要遵着上帝的命令去行，既是不肯因爲懼怕的心失去本分，也不願意因爲求人的喜悅滅盡天理。第二是先正自己，以後纔能去正別人。維新的人要使他的國換新，必須先自新。這就是以身作則的意思，自己本身的好模範能感動別人，已經很久很久，世上有許多勸善的人，聚集衆人，公共演講，用盡他們的口才，自以爲是已經得了勸導的方法，不料至終趕不上那本身實行，以身作則，感動人的力量。如果只用言語教訓人，可是不自己修身勵行，人必要在背後批評，斥駁他，還怎樣能感動人呢？如果衆人都要等着路修平坦了，以後出來行走，那樣誰出來修那道路呢？所以說，只用言語勸勉，就可以使印度再造，這個話實在是大謬，要使印度成爲新國，上升天國，必須有維新的志士出來作衆人的表率，誠實大膽的勸人隨從，纔可以成這再造印度的大功。

總而言之，維新的路是又窄又多有荆棘，所以凡有志維新的必須先預備忍耐勞苦的恆性，可以經歷諸般的危險。決沒有人作這些人的前驅先導，爲他們修理道路。」

論印度人事的大惡處，他說：「印度人類交際的惡處有四大端。」如今大略記在下面：

第一是跪拜事奉偶像。印度萬惡的根源都是出於拜偶像這一件事。就是印度的人品日漸低下，世風漸趨下流，也都是因爲這個緣故。拜偶像的事對於國計民生大有害處，就如同得了致命的病，有必死的景象一般。如今維新初創，正是性命攸關的時候。你們少年的學生們自幼隨着習俗，敬拜偶像，到現在仍然不改你們那恭敬的心，誠信祖宗相傳的宗教，應當有羞愧的心，因爲你們現在不讀書，不明理，還不自覺，若是一讀書，一明理，必要自己覺着不對，無地自容。然而你們雖然知道拜偶像的可惡，只是你們還沒真知道這個事對於國家的興盛大有妨礙。你們不可以存獨善己身的心，以爲信從的人既然很多，從今以後可以任憑他自輿自滅，我們可以不聞不問。你們應當想到這乃是逆天悖理的大罪，污穢不潔的大惡，必須竭力的除去。不但這樣，應當設法使他們知道羞惡，懸出禁令來阻止，查明白了驅除，這不但是爲救一己的靈魂起見，也實在是可

以拯救通國中無數的生靈，動人脫離至愚昧極卑陋的惡俗，使人認識獨一無二，至尊無比，真實無偽的上帝，就是創造萬民，保護萬物，治理萬有的大主宰，並且不但信服他，承認他，也要在所有的事情上，按着他所吩咐的實行，以表認他爲主的心。人若能這樣認主順服主，將身體靈魂一概交付主，不但能救一己的靈魂，得免敗壞，罪惡，也可以教本國的人都免去舊教的虛假，祭司的綑綁，管理害人的習俗，以及可怕可恥的世風。所以我說世人若要效法路得的行爲，應當大胆拒絕抵抗舊教，以及一切的惡俗，就如同斧子已經放在樹根上，不能不快快的一刀斬斷。

第二是階級制度。這個事雖然彷彿是次於拜偶像，可是爲害的地方實在與拜偶像相連。階級制度的害衆人都受着，所以衆人應當同心協力，大胆奮勇除滅他。人都知道印度人事之中最可憎惡的就是這階級制度，將這個事比作害人的瘟疫，很是確當。幾百年來人事阻滯，永不能進步，人民如同散沙，不相聯絡，和平的景象完全失去，民生的福樂盡都雲消，都是因爲這害人的階級制度的緣故。

有人以爲這階級制度的害實在與瘟疫一樣，不但是與人事有害處，而且與敬神的

事實在大有妨礙。就人事的害處論起來，大背天理，大乖人倫，不但是印度拜偶像的風俗的保障，而且是婆蘭門祭司的護符，將上帝所定天下一家，四海兄弟的法律完全掃盡。使全國之中都成了不相往來的仇敵，有人看自己是貴族，有人看自己是賤類，不但明明顯出階級，並且斷絕他們的交際。這樣的惡俗誰能忍受呢？

唉！同鄉的人哪，你們若要棄絕拜偶像的惡俗，敬拜獨一的眞神，必須先聚集明理信道的人，立一個弟兄的新會，將從前的階級制度一概除去，纔可以享自主興盛的福氣，毫無阻礙。

第三是婚嫁。印度的婚禮謬誤已極，不可不快樂的改革。這個敗風不但大不合乎道理，並且與人的健康大有妨礙，與家的興旺大有攔阻。人不得健康，家不能興旺，國自然也不能富強。婚嫁之中頭一件謬誤就是娶妾。多養婢妾乃是人生的大罪惡。試想所買的婢妾到底是從那裏來的呢？有的是從貧窮的人家買來的，有的是從娼寮裏贖出來的，因此使家國蒙羞，毒根傳給世人，害處一言難盡。

其次就是幼年出嫁。印度的女子有一歲就嫁到夫家去的，這個例實在是各國都沒有。

的。此外又有將幼女嫁給老翁的，老人已經去世，年幼的女子還沒成人。然而最不合理的就是夫死不准再嫁的一條例。按印度的風俗，丈夫死了不再嫁，永遠要作丈夫家中的奴婢，或是逃到妓寮裏去躲避。有的就是不作寡婦，她所生的子女也必是心身軟弱，難享長壽。

還有一件就是嫁娶不能出乎本身的等級，這個條例尤其的不便。因為人多的等級的人裏還可以從從容容的挑選，人少的等級的人裏常有嫁娶沒人的苦處，因此不但同姓的成婚，就是一個父親的子女也有時候竟結成了夫婦。

以上這幾樣苦處都是輕看女人的大端。有志維新的人應當起來，一心與這樣的事爲敵，務必使女人全得釋放。這樣不但人可以享福，家可以平安，就是國也必要振興了。第四是關閉女人。這個事情的害處不必多說。你們少年的學生誰沒有母親、妻子、姐妹、兒女，若一想到她們杜門不出，終身關閉的苦況，心裏能不惻然受感麼？總論印度婦女之苦況，不讀書，不明理，不出閨門，不干預外面的事。人拘困她們如同囚犯，對待她們如同奴僕。她們與人交際的益處完全不知不曉，虛生在人世，這豈不令人大可慨歎麼？

豈不知上帝造人，對於男女並沒有兩樣看法的意思。女人也有心才，也有靈魂，也能爲善，也能爲惡，也可以讀書明理。若是不把女人教育成才，無論國勢怎樣富強，至終不過成爲一個半教化的國就是了。倘若大興女學，使全國中的女人都讀書明理，這樣拜偶像的惡俗必可以除去，信虛假的類風自然要消滅。在家裏多一個賢德的女子，出了嫁便多了一個賢慧的母親。凡人幼小從母親所受的好教訓，終身也不能忘記，這豈不比大學校造就的功夫更要緊更大麼？

唉！同學的人哪，你們誰不孝順父母，敬重姐妹，愛惜妻女？然而竟因爲受舊俗的拘束，看她們爲廢人。平素最親愛的人，竟使她們不齒於人類，返心自問，平安呢？不平安呢？你們應當用公道待她們。先教她們當讀的書，使她們的心由黑暗入光明。後來使她們到外面去作事，與文明人互相往來，開擴她們的見聞。再使她們敬拜獨一的眞神，可以救靈魂得永生，免了將來的災禍。這樣通國的男女都在道德的路途上行走，同進文明的境域，豈不佳美麼？

一千八百六十八年金達生氏在孟買城講書，也曾提到維新的事說：「今天在座的諸

君若論維新的道理，當想到這個事關係重大，決不可半途而廢。如果願意使本國成爲新造的邦國，就應當把以前的舊俗全都刪除。用眞道眞理作萬事的根本。凡合乎眞道理的事應當竭力奉行，保護，不然就棄絕。我若掌握政治的權衡與世界維新，我豈願意這裏除一枝，那裏去一葉呢？我乃是願意根本棄絕。根本是甚麼？就是拜偶像這一件事。人事之中萬般的罪惡，百分裏有九十九分都是因爲這一件事。如果能把拜偶像和信虛假的惡俗先除去，於是根本既然除去，那階級制度以及一切人事的罪惡也就不除自然而然的除了。」

## 第二十三章 振興維新之法

前章所記金達生氏的論說，實在是已經將維新的大旨包括淨盡。這一章所說的乃是維新的事怎樣可以振興，爲的是補足前章所沒提的。總計大要緊的，一共有幾件，分條列在下邊：

一是致知。凡事必要先知道他的本末條理，然後纔可以盼望成功。如今有志維新的諸君子，應當先把前章金君的論說銘刻在心裏，又應當深深思想這個事對於大眾很有

關係，不可以不竭力的實行辦理。請想誰不是本身受舊俗的害，不應當趕緊求着改革麼？

一是力行。人大概是軟弱的多，維新的人一旦意興奮發，自己以為天下的事沒有不可作的。後來忽然遇見攔阻，常常是一敗塗地，不能再興起。甚至有的人因此改弦更張，前半竟成了兩個人的樣子。正如同海邊枯乾的魚，隨着潮水升降，沒有定所一般。

唉！我們人在世上作事如同小孩走路，常緊緊拉着父親的手，不肯放鬆，因為防備跌倒。維新的人應當求上帝聖靈的幫助力量，憐恤世人，伸手扶持，可以使我們容易成功。試看路得生平所經歷的事，細查他用心的地方，可以知道他的初心就是在乎認罪求救。既然有認罪求救的心，於是能作出禁食克己，離世修道的事。意思是要用人事挽回天心，靠自己積累功德要勝惡得救。及至他讀聖經明白了真道，纔知道以前的修道多有不對的地方，於是改道換轍，獨靠基督代贖的功勞求着得救。終身誦讀聖經，日夜祈禱上帝毫無間斷。每天必要禱告三點鐘的工夫，前章已經說過。

所以有志維新的學生應當先求天父饒恕一生已往的罪，靠着基督接受上帝的恩，天

天求聖靈的幫助，使自已可以大胆堅固，遇難不屈。如果這樣，怎見得路得那樣的人不能再生在今日的世界呢？

一是學問。養身的人常在空地游玩，多吸空氣，可以却病延年。養心的人也是這樣要廣見聞，長知識，必須竭力殷勤的誦讀查考，使自已能通達事理，詳細研究本國的政教是怎樣不合，人民的風俗是怎樣悖道。然後起來與人民一同改革纔可以成功。

查古來維新的人所著的自歷明證等等的書，或別國已經譯出來的新書，都可以作人的考證，幫助人的楷模。書籍的名目很多，不能一一的詳述。

一是始基。維新之道怎樣入手，前邊已經說過。總而言之，凡要新別人的，必須先新自己。見理既然明確，就立志維新。然後由自己推到別人。你們少年的學生們大半已經有了妻室，或是將要有妻室。要立維新的根基，可以先修自己家庭中的教化。女人就是愚拙，也有可造之才，如果能按着法子教導，必能將她們從前那喜歡信虛假的情形改變成，爲喜真好實的好友人。其次推到子女。知識既開，就應當教他們新學，使他們不染舊俗的污穢，這樣就可以全家維新了。後來再推到親戚朋友。家既然都成了新家，國還能不

### 成爲新國麼

論到轉移世風的妙用良法，也可以略說幾樣：

一用榜樣。就是以身作則的意思。凡事若肯自己本身先去作，別人你不必命令，也就要照你的樣子去作。如同醫生似的，必先得治自己的病，然後能治別人的病。除了作榜樣以外，再沒有勸世更好的方法。如果不能親身作出榜樣，只能用口中的言語教訓人，聽的人必要反唇譏笑，怎能勸世呢？

二用口才。榜樣之外，只有這一樣是要緊的。能使人聽耳入心，立刻改變行爲的，就是靠着講師的口才。如今本國之中已經有許多的人研究口才，能擔任講師的責任。將來必有人出來擔任移風易俗的責任，如同路得這個人似的，所得的益處一定不可限量。口才的用處，不但是能講道使人得益處，就是平常與人談話，也足以令人受感。

三用著作。可以對面談論的人，藉着口才可以勸勉。不得見面的人，只可用筆墨形容，傳達所有的情意。路得對於世界的大功勞，雖然因爲他有口才，但是因爲他的著作論說互相幫助，纔能收那樣的大效果。如今維新的諸君，或者趕不上路得那個著作的才能

但是也可以譁他的原本，使那些書廣傳。即或不能譁譯，也可以從書店買來，分送別人。所費的不多，得的益處很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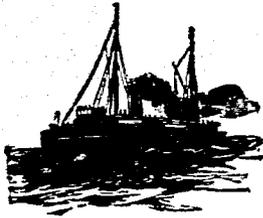
四用錢財。凡事沒錢都不行。古時候有句俗語說：「錢財乃是戰爭的筋。」意思是說沒有錢財就不能戰爭。維新的事更是要賴着有大宗的款項，纔能舉辦一切的事。印書講書，設立學堂，用的款項很多，都是仗着衆人解囊幫助。泰西各國的傳道會裏經費雖然很大，只是衆擎易舉，若能仿效他們辦理，款項一定可以足用。

五用同心。凡人作事，一個人的力量難成，衆人同心就容易辦理。遇見險阻的時候，一有同人的勸勉安慰，就覺着精神煥發，興致倍增。這就是說：「同心的言語，氣味如同芝蘭。」六用忠心。維新的人應當不昧良心，萬事都以良心爲主，至死不變。路得一生得力的地方，都是這個緣故。在國會裏帝王的面前，果敢的對答說：「我現在孤立在這裏，沒別的可求的，惟求上帝的保護。阿們！」從這一句話足可以見出他那忠於良心，守道不屈的光景。甚盼如今有志維新的學生，不要忘記路得當日的話，那樣本國數千年的陋俗，就幾乎有救了。

馬丁路得生於一千四百八十三年十一月十號生在日耳曼  
中央蒙斯登丹城中

AD.

路得改教紀略 第二十三章



*Evolution*  
*Progress*  
*John C. W. F.*  
*Chang An*

一九二三年一月再版

路得改教紀略

每册價洋二角郵費外加

版權所有

編輯者 美國林樂知譯

出版者 上海廣學會

北四川路一百四十三號

發行者 上海廣學會

9.2A

